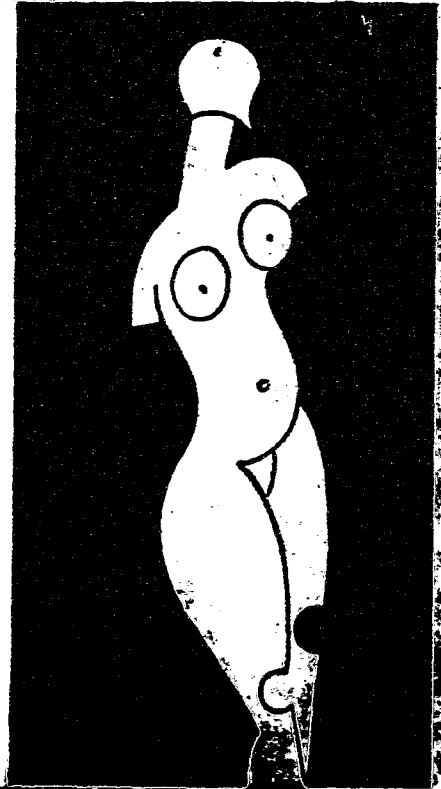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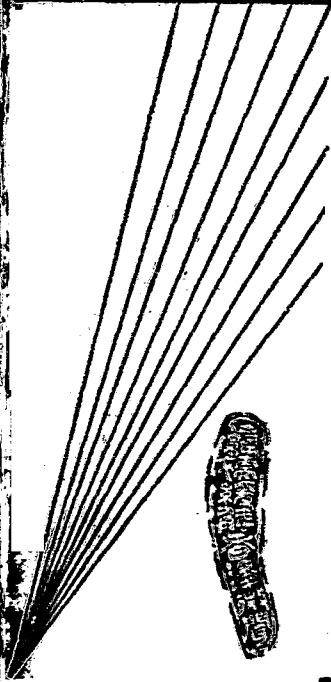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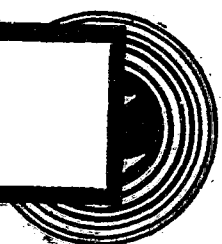


孫孟濤著

莎菲的愛



6. 57



也是寫三角戀愛的老調子。
從軍“戀愛”近乎成了寫文章
的普通基調。一種平凡的戀愛
觀念已不能再塞入更清鮮的印
象在讀者的腦府裡。可是離開這
一套時文人們將感文字枯竭罷！

健疑
廿十
讀文

MG
[246.57]
424

文藝叢書

莎菲的愛

孫孟濤著



上海

文藝書局印行

1932



莎 菲 的 愛



前 記

莎菲的愛這一部小說，一般的說來，是描寫着在‘戎馬蒼皇’時代的兩性生活的故事。全書被描寫的中心，是一個忠實於愛而又多疑的女性的典型的性格的發展。我盡力之所及，分析了女主人公莎菲從幼小到成人時期的愛的生長，和因她的多疑的性行而造成的不幸的結局。同樣的，我也用了不少的力量，去說明男主人歐陽萍若的特殊的個性，和第二個女主人公文鵬的‘新女性’的姿態。總之，

在這一部小說裏，我是着力於性格的描寫的一種新的方法的嘗試，我盡可能的去完成了這一企圖，雖然沒有怎樣好的成就。

孟 濟 一九三〇，一〇，二四。



一條田埂，從A縣城的東門起，蜿蜒了下來。如果，埂的兩旁沒有那連續不斷的樹，沿河的一面沒有那高可過人的蘆柴，而站在高的山上去向下看，那末，這條田埂，就似乎是一匹灰白色的長布從熱鬧的A縣城，被拉着直鋪到了荒野的所在。可是，在離開A縣城約有十多里的地方，這條田埂的面積，突然的擴大到縱橫約有二百步的光景，然後，又恢復了原有的面積蜿蜒着下去。這，擴大

了的地方，就是一個村落。這個村落，叫做綠水村。

綠水村的埂外是碧色的河流——村以綠水為名大概是因為這個原故呢。埂內是田，埂是用來擋潮水並保護農田的。在春末夏初的時候，站在埂上向外望，那碧色的河流，就變成了洶湧的一望無涯的大海，因為春末夏初的山潮，是很不客氣的將那碧色的河流侵佔住了。在秋收的時候呢，站在埂上向埂內望，景象却不同了，這時，田裏的已成熟的金黃色的稻，是好像成功了一座一望望不盡的草屏風了。

因為離開A縣城很近，而且交通很便利，加之風景的天然，這綠水村是漸漸的熱鬧起來，差不多成功了一個小市鎮了。村上也有幾條短短的街，街上也有着各式的店鋪，而且也有裝璜得很好的。這裏雖然是鄉村，但從城市來的人却很多，這，大概是因為綠水村有一個規模很可觀的療病院，而這個地方對於病人的身體的療養是很合宜的吧！

實在的，綠水村的風景，的確是太自然了，太

別緻了，太美麗了，太動人了！

人們祇要能夠將這個村落環繞一週，就能夠看到鄉民的有原始風味的茅屋，屋前的做着活的那樸實的農婦，以及放牛的或者在打着雜的或者是坐在地上在玩着石子的孩子，以及周圍的偉大的自然界。——這樣的情景，或者是並不能引起你的興趣吧？那末，你就在那夕陽西斜的時候，再來一趟吧！

是不是？——那時天邊有着不相同的色彩的雲；茅屋上的炊煙是在裊裊的上昇；農夫荷着農具徐徐地歸來；那別有風味的山歌，也不時的盤旋在你的耳畔；玩着石子的孩子們一面唱着，一面站起身來跑向前去引着他們的爸爸；有時，在屋內造着飯的農婦們，也跑出來站在門外：這，誰能不承認是一幅美妙的天然的畫圖？

現在，再繞過來，走向沿河的一面吧。

這裏，是有着無數的河樓。所謂河樓，就是在沿着岸的水面，屋的後半用木樁撐起來的房屋。這

些房屋。不是茶館，就是酒肆，如果有人感到口渴的話，那末這些茶館就是再好也沒有的地方了。

如果你們走到酒館或者茶肆裏面，夥計們一定是來殷勤的招待。“先生們，先泡壺茶吧，然後再來幾個點心，菜有，酒也有。”夥計們說：“沿着窗子遠望一點，就得看見對岸的一列金質色彩的山。先生，去那兒逛過嗎？這是荆山。上面有着很大的廟，還有着從古代留下來的，幾個人才能抱得攏來的大樹。長毛曾砍了牠一刀，牠還流着血。先生們看不到吧？現在給雲遮住了。”所謂那荆山，是除了一些紫色的或黑色的石頭以外，什麼都沒有。如果沒有夥計們的說明，那末無論如何你是不會想到山坳裏是有廟的，是有那被長毛曾砍了一刀而還流着血的大樹的。不過，在太陽大的時候，那反射的光芒，人們能夠睜大着眼睛向着山直望過去，實在是很少有。

河流上是不斷的有着來往的小船，這些小船，是用人力撥槳向前推准的。沒有風，小船的布帆是

安靜的掛在桅杆上；風來了，那布帆就好像那大腹賈一樣，驕傲的，得意的，向前進着；划槳的人，也就坐了下來，用那毛竹管做成的煙袋，抽上了幾筒煙。同時，照在水裏的影子，也是和河面上的情形是一樣的。

這就是綠水村。綠水村的風景是不是太自然了呢？太別緻了呢？太美麗了呢？太動人了呢？

※ ※ ※

在下午，在太陽打斜的時候，我們總得看見一個樸素的，年齡約在二十五歲光景的女子，將綠水村環遊一週，末後，再從大街上直走到村頭的濃蔭下面的田埂上，面向着河沿，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來。她，踏着夕陽而來，載着月光歸去，除了暴風與雨雲，以及一些意外的事情，三年來，是沒有間斷過一次的。

她，這個女人，是綠水村那療病所中的一個看護。她的名字叫做莎菲，也就是最愛綠水村的一個人。據她說，綠水村已變成了她的第二生命了。如

其是叫她離開綠水村，則不如說：“莎菲，你死去吧”的一句話來得爽快些。在每天的下午，她至少要在村頭的田埂上散一會兒步，心裏才覺得舒暢的多。這種行動，在她，是已成了習慣了。

每當莎菲坐在沿河的那塊石頭上面，凝着神的時候，那田埂上的，單獨的，成雙的，或者夾着異性的散着步的同事們，纔得問：

“莎菲，這樣，你不覺得寂寞麼？”

莎菲一定是無所謂的回答說：“還好！”接着，她又凝着神在看她所要看的東西了。

“這樣未免太孤獨了！莎菲，來，我們一道兒逛一會，好不好？”

“請便！我是歡喜這樣的！”

在同事們看來，莎菲是有着很美麗的臉孔，很聰明的頭腦，和特具的溫和的性情的。但是，她太孤獨了。因為孤獨，她將她自己的青春是漸漸的送向墳墓裏去。這樣，同事們又向她說了：

“莎菲，我相信你日後是要後悔的！”

“悔什麼？”

“後悔你自己青春的喪失。”

“不見得！”

“但是，你有着什麼被刺激的事沒有？”

“現在沒有什麼。”

“那麼，已往呢？”

“那是過去的了。過去的讓牠過去吧！爲什麼要提起牠？”

“總之，莎菲，你是未免太消極。像你這樣的處於怡人的風景中，我想，對於你的身體是很不相宜的。過去的讓牠過去吧，既然是不要提起牠，爲什麼又要自己想起牠？莎菲，我的話，你以爲怎樣？”

“又要自己想起牠？——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換句話說，這樣的怡人的風景，只有你們幸福着的人可以領略麼？”

“不是這樣說。我是以爲你現在的地位，是能以引動人們的愁懷的。”

“這樣麼！但我承認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情。”

“我替你擔憂！”

“那就謝謝你了！”

同事們的關心，是得不到同情的走開了。然而，她們怎麼會知道莎菲的苦衷呢？她們怎麼會知道莎菲的思想呢？這樣的安慰，結果是使她好笑罷了。她想，人們說：大凡一個人只要有着痛苦的事情，或者是感到生活的單調，是最怕見到像這樣的怡人的風景，而且是更不相宜的處於這樣的怡人的風景之中。因為，往往能使人們回想到失意的已往，痛苦的現在，黑暗的將來。這樣的說話，在別人或許是對的，但莎菲却不是這樣。莎菲是覺得怡人的風景，足以麻醉人們的身心，身心既被麻醉了，又怎麼會回想已往，想到現在，感傷着將來呢？換句話說，一個人處於和以上所說的相反的地方，那末，失意的已往呵，痛苦的現在呵，黑暗的將來呵，這種種使人難堪的思想，將一齊來包圍進攻的。如果處於有麻醉性的——不是戀愛——場合，又怎麼會有種種使人難堪的思想，來包圍進攻呢？假使

人們說，莎菲的感覺和思想是有點離奇的，那末，莎菲自己一定能夠承認，她的確是和一般的女性不同。

莎菲的這樣的功課，只要她存在，只要她在綠水村，是不會有一次間斷。踏着夕陽而來，載着月光歸去，她的深沉的淡白的臉色，和她那醉了般的東倒西歪的步調，雖然是顯示了她自己已感到滿足，但是，在別的人看來，在她的內心裏，却不免有一種傷感的基調——足以將看着她的人們引入悲傷的境界中的基調存在。

※ ※ ※

今天——一九二九年的八月×日——的下午。照例的，莎菲又做着她的已成習慣麻醉自己的功課了。

這正是晚秋的一個溫和的天氣。

她出了療病院，彳亍的向着村頭走去。每日要鬱悶一下的她的胸，這時是感到了舒暢。

夕陽是發出一些不很緊張的光芒。大樹的影子，是黯淡的在地上躺著。因為略略的有一點兒風，那躺在地上大樹的影子並不怎樣的安靜。田裏的已成熟的而還沒有割去的稻子，似乎很重一掛一掛的垂了下來；在這微風中，像波浪般，有秩序的波動著。

鳥兒唱着催眠的歌，歌聲是那樣的幽揚婉轉。合着隨風吹來的田野間那混合的香氣，是一陣不停一陣的向人們鼻孔裏飛撲。她，莎菲，帶着已疲倦的她的脚步，懷着一顆在跳蕩的她的心，沿着埂，向河邊走去；這時，正有一隻掛帆的船，乘風向這裏駛來。實在的，這樣的天氣，這樣的景物，是足夠使善感的人們墮入那昏昏沉沉的失了知覺的狀態中的，現在，她，莎菲，就是這樣的被沉迷了的一個。

她的心口，被一種很重的氣壓緊迫着。這氣壓使她又舒暢，又難過，似乎在那炎威的夏天，食了一杯玫瑰刨冰一樣，覺得涼爽，但同時又感到口

渴。

因為天時一會兒不見得會黑，莎菲便面着河沿，在那一塊似乎已為她所私有的石頭上，坐下了。她的腳底踏着被陽光晒乾的那枯黃的落葉，她的視線是凝神的而沒有目的的遠望着。她伸開她的雙手撐在自己的背後，支持着她的身體；順便，她縱情的伸了一個懶腰，並且深長的嘆了一口氣。暫時，她感到舒服和滿意。

她靜默的坐在河的沿上，莊嚴的好像是一座美麗的雕像。

像這樣的情形，她繼續了很久。終於，她看了夕陽的飛落。

待她走上歸途的時候，月光已灑滿遍地了。她慢着步兒，使她的身體多多的浸潤在這美好的月光中。實在的，這樣的天氣，一月中能見到多少，一年能見到多少，一生中又能見到多少呢？

生活單調的感覺，是每天要來侵犯她一次的。那是在白天。夜晚呢，這種生活單調的感覺，就無

形的離開她而去了。因為她已將自然取作她的唯一的美好的伴侶！像她這樣的思想，人們或許要說她是消極的。這，在莎菲，一定也能夠承認，因為，她覺得只有消極才能免去人生的一切的煩惱！療病院中的同事的她們，是這樣的認識了她，所以，她們奉送了她一個女修道者的尊號，對於這個尊號，莎菲是很快活的接受了。爲了她已有了這樣的心境，大概她不會再跳到愛的浪潮中去自尋煩惱了吧？並且，她還替同事的她們感到害怕。爲什麼呢？因為她們覺得單調和苦悶，每人都想尋得她們的適意對象，以爲調和。但是，這捉不住的東西——戀愛 是否能永遠像自己所想像的呢？這可是一個大問題了。現在，她，莎菲，是完全感到幸福了！她已找得了她的對象。她的對象，就是自然，就是現在和她一步也不離開的她的影子。是的，只要她存在，牠也是存在的，她快活得笑了，她想：“呵呵，這是多麼好的一個赤誠的對象啊！”

街上已沒有一個行人。假使她放輕了腳步，便

什麼聲音都聽不到了。

當她將要走到療病院的時候，從側路裏忽然發出一種聲音；這，不是悲哭，也不是嘆氣，是一種說不出的令人刺激的聲音。聲調似乎是女的。

好奇心是使她停住了脚步。她看見一個女人的身影。於是，她走近了她。果然，一個鬢髮的歪着脚步的好像是瘋狂般了的女人，出現在她的面前了。

她，那個女人，好像沒有覺着有人走近了她。她仍三步一停，五步一息的，帶着疲倦的樣子走着。時而也仰視一下月光；月光告知了人們，她的臉是現出痛苦的不自然的微笑。時而又望着地面，神奇的審視着自己的雜亂的步趨。末後，她忽又用脚重重的踏了一下，於是，她的臉孔又變成可怕的样子，同時，那令人刺激的聲音，已在她嘴唇間顫動着了。

莎菲是一步兒也不離的跟隨着她。莎菲覺得這個女子太過於悲傷了，悲傷得成了這個樣子。但

是，爲什麼要這樣呢？於是，莎菲問着她說：

“朋友，你怎麼了？”

那個女人並沒有理會她，僅僅的祇有一個‘唔’字代替了她的回答。突然的，那個女人又笑起來了。不是熱情的笑。忽然，她又將她自己的笑容，很快的收起。末後，那個女人忽又興奮的，舉起她的兩手，向着一座大牆跑去。她先俯伏在那大牆上，終於倒了下來，默默的在地上坐着。遇到這樣的情形，雖說莎菲的胆量是怎樣的大，但多少是覺得有點悚然了。然而，這究竟是爲着什麼呢？於是，莎菲又跑去接着問：

“爲什麼這樣？”

那個女人似乎聽得了。她瞪着眼睛，很輕便的答說：“沒有怎樣！”

“沒有怎樣？”莎菲繼續的問，“我不懂你爲什麼要這樣？你的家在那裏呢？”

“你，爲什麼要問我什麼這樣那樣？”她更輕便的回答着說，“家在那裏？……家在那裏？……啊，

我的家在那裏呢？……”

接着，那個女人便哭了。

於是，她決定了她是一個受了刺激的瘋狂了的女人。由她身上穿的華麗的時裝的衣服，和她說話的口音的不同，是告知了莎菲，說是一個從外省來的人。但是，她為什麼要來到綠水村呢？她怎樣會來到綠水村呢？這些，莎菲是感到了是一些不可解的疑問。

在一剎那間，好奇心是突然的從莎菲的心裏飛了去，憐憫心開始重重的將她包圍了。莎菲是用着那看護的特有的溫柔的手段，來勸慰她，來哄她，終於，她將她，那個受了刺激的瘋狂了的女人，帶到療病院裏去。

醫生由莎菲的訴說，慨然的收留了這樣的一個可憐的瘋狂的不明來歷的女人。

對於她，莎菲是開始盡着一切看護的責任。她將她安置在牀上，給她喝了些安神的藥水，使她能夠好好的睡，以恢復她的精神。醫生曾來看過她一

次，說她是受了突然的刺激。

……這個女人是很安穩的進了睡鄉。

在燈光下，莎菲細細的將她的臉孔看了一會。她的臉色是白得怕人，眉毛是很平很鬆的鋪在那一雙深深的閉着的眼睛上面，現出精神已經頹傷到極點的样子。而在這樣的頹傷中，又表示了不少的悲痛與悵鬱的情調。在她的乾燥的，鬢亂的，長短不齊的頭髮下面，是露出了有皺紋的額部。顴骨很高，頰是窪陷了的。雖然她的年齡是不大，然而已似乎是將近三十歲的人了。睡在牀上的她的身體，看來是不很高，身段是極窈窕的，在窈窕中又顯示着活潑。但是，這種活潑，已經是不怎樣的天真了。一切，一切，都表示了過去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而這美麗是因為她自己的痛苦而被毀滅了的。

如果，莎菲想，如果那個女人的額部的皺紋沒有了，眼睛飽滿而有光彩了，頰豐腴了，顴骨底平了，而且，一些使她痛苦而刺激她的事情，假使再

離開她而去，那末，她將變成了一個無比的，美麗的，天真的，活潑的女性。——於是，這樣的一個幻影，便憧憬於莎菲的眼前。

不知怎的，在這一剎那，莎菲又感到了害怕，她覺得似乎有點認識她。由‘覺得似乎有點認識她’她連想到她剛才和她說話時的口音。於是，莎菲很驚異的，和懷着‘最好不是她’的神情走近了她的身前，去仔細地辨認。呼聲突然的從莎菲的喉間脫口而出了：“啊！我的……天！……我認出她……我……我認出了……認出了她是誰個了！……”

二

每天，莎菲總是踟躕於綠水村的河濱，這無非是想借自然的魔力，來麻醉她自己的身心。因為這樣，在那長寂的暗夜，可以不受那回憶的襲擊，而得到安穩的美好的睡眠，這，在她的日記裏，可以找到關於這事的斷片：

“天上一有了烏雲，我就得有點當心着了。昨天天下了一天雨，今天雖是天氣放了晴，烏雲仍舊是一陣一陣的不肯散開。果然，一會兒起了大風，雨也接着落下來了。這實在是糟糕的一件事。昨夜受了一夜的回憶的痛苦，今天已覺得有點頭痛了。今天還要下雨嗎？天啦，這比殺我還要使我難過啊！……”

“放了幾天晴，今天又下起雨來了！……糊窗的花紙破了，露出一個洞，外面燈光照着，啊啊，這個洞就活像一隻閃爍的放着光彩的眼睛。……爲什麼我要想起了那隻眼睛？於是，我將頭轉開，望着別的一方面。別的一方面雖然沒有窗，但是‘那隻眼睛’是仍舊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裏，隱約着在我的眼前。躲避是不行了，那末還是回過頭來，盡量的向那個洞望着。我在告訴我自己：‘糊窗的花紙破了，並不是什麼眼睛，’但是告訴任他告訴，眼睛總是眼睛。那實在是奇怪極了，那個洞似乎有了黑色的眼珠，唔，唔……還有着很濃而且很長的睫

毛呢！是的，我爲什麼要想起了那雙眼睛呢？……我自己的眼睛突然的模糊了起來，而且是潮濕了。想來，我是在流着淚吧！……還是睡覺吧，我鑽到被裏去；身體雖然是鑽到被裏去了，但是還和沒有鑽到被裏去的一樣，我的精神仍舊是興奮得利害；睡魔不來，還有着睡覺的念頭嗎？哼，這是休想了！……於是，由眼睛而想到——，由——而又想到——，由——而更又想到——。想到這裏，想到那裏，無非是一些痛苦的事情。……哼，放了幾天晴，今天又下起雨來了……

“今天實在是幸運！來到綠水村差不多已經三年了，同時也可以說，坐在綠水村的河濱也差不多有三年了。在這三年中，我從來沒有看過像今天的這樣的奇蹟。什麼奇蹟呢？我簡直說不出來，呵，雲遮了山，整個的山被雲遮住了，……許多烏鴉從山上飛出，……雲像了河，雲移動着，……烏鴉像有着雙槳的船，來，去，時而又沉沒到雲裏去了，不，沉沒到水裏去了！……剎時，雲稍退，露出了山的

頂，山頂石塊猙獰，雲是圍着四週，山頂像海洋中的礁石，雲又像海，汹涌着。……突然又……一早就睡覺，不一會，知覺全失了，這，大概是已經睡着了！……

“正當我醉了般的搖擺着歸去，遇見了同事的Y，Y說：‘莎菲，你病了呢？還是有着不快活的事情？’我不理她。討厭，她又向我說了：‘至少你是有點煩悶的！’唔，病？不快活的事情？煩悶？那裏會有這些事？實在的，不麻醉到死，就算是好事了。可是，她老是頻頻的說着，雖然是關心我，但我可受不了啊！真的，她說的那些怪東西，已有點向我攻擊着了，我的天，我的天！……我恨不得將討厭的她，Y，踹個萬死！……

“一陣笑聲，使我回過了頭。是的，我為什麼要回過頭呢？……一對不知死活的東西在打着趣，親熱得更人看見了要作嘔。這樣，那樣，……我替這位不認識的女士感到害怕了，男子們實在不是好東西，魔鬼！是的，我為什麼要回過頭來呢？啊啊，我

祝他們能夠破例的得到圓滿的結果吧！……講到圓滿的結果的一句話，我的淚又要落下來了。……幸而，河中鳴着的，飛撲着的鴨，將我的視線引過去了，於是，我又墮入失了知覺的狀態中。今天，我是應當竭誠的遙祝牠們，那些被人們決定無知的鴨的夜來的平安。……

“實在的，秋天多雨水！晴了幾天，今天又下起雨來了。如果，下雨真的有雨神的話，那我遇到了牠，我非要和牠拚一個你死我活！但是沒有。恨極了祇好向着天空罵，罵死了也是不行的。實在有點氣人，你罵你的，牠還是下牠的！……下午，站在院門口眺望，忽然來了一班似乎是旅行的人。他們衣服是全濕了，但他們似乎是被什麼吸住了的一樣，站在我的身前；從頭望到腳，從腳望到頭，而且獻着殷勤。但蠢得像一隻熊。哼，什麼是叫作男人？不過是少了一身毛，和一隻善於乞憐的搖擺着的尾巴！……回到房裏，頭像石頭一般的重。雨點擊着玻璃窗，淅瀝的好像在奏着傷曲！……今晚……今晚

……想得好厭，又成問題了……

“今天又下雨。我病了。這樣的天氣，等於在殺我。可是這樣的慢性殺，實在是難受極了。牀頭的我的禱帶，似乎在向着我笑。笑什麼呢？就是你不向我笑，我也知道你是有着快速的手段的。……我想活，我也想死，但是，綠水村可是太使我留戀了！……然而，我和你，似乎是有着不可滅的緣分呵！看明天……”

“醫生來看我的病，可是我已經起身了。醫生問我說：‘病已好了嗎？’我毫不遲疑的回答着他說：‘今天，天是晴了！’陽光已這樣的大，不是天晴了嗎？……”

在這些片斷的記載裏面，是整個的告訴了我們她的思想了。雖然所說的有點含糊。

往日，因雨阻而不能實行已成習慣的麻醉自己的功課，在她已是已經痛苦到萬分了，何況再和一個曾經參加她的悲哀的生活史中的重要的一員相會見呢？實在的，這今天，這萬惡的今天的到來，莎

菲是意想不到的。莎菲沒有想到在綠水村的街上，會遇見了她，那叫做文鵠的可憐而又使她可恨的女人！於是，那不可避免的事，是真的無可避免了。回憶，將整夜的攻擊着她。天啦！那可怕的回憶，現在已向她露開了猙獰的面目了！

她離開了她，那個叫做文鵠的女人，掩着面，迅速的，向她自己的臥室裏跑去。

* * *

一排都是長約三丈寬約一丈二尺的房間。每個房間都是六張不掛帳式的小鐵牀，兩對面的陳列着。一頭是房門，通向一條夾弄裏；走向那夾弄的盡頭，便是一架樓梯，下去便是盥洗室，會客室，以及藥劑配合處。一頭是窗；開窗外望，便是一座花園，以及一所洋房，什麼診視室，掛號處，解剖室，一二三等以及普通的病房，就在這個地方了。

夜，空氣沉寂如死。

一瞬間，月兒隱去了。先看到閃電，後聽到雷聲。風過處，細雨飄飄的下了。秋天多雨水，雖然白

天還有着烈日當空。

在這時候，一個女子從那所洋房裏奔出。像遇着魔鬼般的跑得那樣的快。不一會，經過那座花園，到了那所樓房的樓梯口。到達了那一排長約三丈寬約一丈二尺的房間中的一個所在，她向一張小鐵牀撲去。

房間裏是一點聲音也沒有。窗緊閉着。兩個不是今天值夜的看護，已醉一般的睡着了。絨氈的一角蓋住了她們的胸與腹，頰上紅昏得象兩朵桃花，一個是比較淡一點。略為有一點鼾聲，不過呢，是很低的；人體的氣味是濃重的彌漫在空氣裏面。可是，這時她們都被驚醒了。

一個睜着眼睛，一個顫抖着身體，直到她們明白了不是什麼意外的事，而認出來人是誰個的時候，才鎮靜了下來。於是，一個年齡比較稍大的說了：

“莎菲，怎？怎……麼……一回事啊？”

莎菲沒有回答她們，祇是用雙手矇住她自己的眼睛和她自己的臉孔，低聲的哭着。

兩個看護有點明白了，但只有明白莎菲是傷心了起來。這樣的事情是常見的，她們也不以為奇。但是，她們覺得莎菲現在的神色，和往日傷心起來有點不同，緊張了。於是，兩個看護都走下了牀，百般的勸慰她，像安慰一個火性的病人或者是無知的孩子一樣。她們又忙着倒開水給她吃，而且扶她坐起了身。這樣，莎菲才停止了哭泣，但是，淚水仍舊是不止的在她的頰上分披着，她的嘴脣和她的鼻孔，仍舊是翕動着，她的一個瘦小的臉，發白了；也沒有說話，祇老是睜大着她的眼睛，呆了。

好久，莎菲打了一個寒戰，從牀上跳了起來，似乎有着什麼緊急的事一般，出了房門，直向那條夾弄裏奔去。兩個看護是失色的跟隨在她的後面。但，莎菲又似乎有什麼遺忘了的樣子，再從那條夾弄裏奔回房裏來，在窗邊怒視的一動也不動的立着。末後，又在房裏一來一往的踱了幾個來回，才安穩的坐在牀上。兩個看護覺得有點不尋常，又害

怕起來，她們靠緊着他們自己的牀沿，不敢走近她，她們只是瞪着眼睛，將一隻在戰慄着的手，舉到她們的面頰上，呆立着。

末後，還是莎菲用着一種驚奇的聲音，自問着說：“我，實在的，現在到底是醒着，還是在做着夢呢？”

看護中的一位，才慢慢的機械般的走近她的身邊，戰慄的溫和的回答着她說：“你是醒着啊！莎菲，告訴我，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呢？”

接着，那一位也說了：“真的，安靜一點吧！好姊妹，再要像這個樣子我可要被你嚇死了！”

但是，莎菲似乎沒有理會她們的說話，仍舊是自語着說：“我希望是個夢，我希望是個夢！若真的是個夢的話，那末，我更希望趕快的醒來啊！”

“莎菲，真的，你是醒着啊！”

“我們正和你在說話，現在，你並不是在做着什麼夢啊！”

兩個看護是向她這樣的說着。

這時，莎菲似乎聽到了她們的說話了，於是問着說：“那末，我今天所遇的是千真萬確了？是不是？”

“什麼？你遇着了什麼呢？”

“是不是我遇着了——一個女人？”

“那女人？……哦，是的，你會帶了一個瘋狂的女人到療病院來。”

“是不是這樣呢？”

“一點兒也不錯，莎菲！”

“唉！天啦！想不到的殘酷的遭遇呵！”

突然，莎菲又哭了起來了。漸漸的漸漸的跌倒在地上，失去了她的知覺。

兩個看護才根本明白莎菲是因為那個女人被刺激得這個樣子，同時，她們又感到自己實在是太笨了，太爽直了，說話一點也不會留神；但是，事情已經這樣的做了，後悔已經來不及。她們中的一個摸了一摸莎菲說：“莎菲昏厥了！”她又立刻回過頭來向站在她的背後的另一個看護說：“來！Miss

鄭，我們暫且將莎菲抬到牀上去！”

那個被稱爲 Miss 鄭的慢慢的走近前去：“我實在有點害怕！”說着，她幫同將莎菲抬到牀上去了。

“看護怎麼做的呢？”

“是的，看護們一年中所遇到的害怕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我覺得那沒有像這樣使人害怕得利害！我看見，你的兩隻手也在抖着呢！是不是：牙齒還在交着戰？”

“好了，不要多說了，現在，我請醫生去，你在這裏守一會兒吧！”

“我去！”

“那又何必要你跑一趟呢？”

“不，那末我們就一道去。”

於是，誰也沒有再爭執，她們連外衣都忘了穿的跑到樓下去了。

這時，房間裏又歸於寂靜了，僅僅乎只有淅瀝的雨聲，陪伴着僵臥在牀上的莎菲。

※ ※ ※

在死一般的空氣裏，響了一下鐘聲。

莎菲是漸漸的漸漸的清醒轉來了。

剛才的事：她自己的瘋狂，同事們的受嚇與施救，醫生的診視，等等，她似乎沒有知道這些。這些事情，她是全盤的忘却了。當她醒來的時候，她看見兩位同事已安穩的進入睡鄉，而自己呢？已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脫去外衣睡在牀上了。她又想起了今天的不幸的遭遇。她自語着說：“最不幸的是在世界上做個人。從生下就得嚐受一切刺激，悲傷，痛苦，其他；在這些不幸的賜與之中，而長大，於是，而少年，而中年，而老年，直到死去。然而又有人說，一切的痛苦，都是人們自己惹來的，這話或許也有點對，但是却不盡然。如果說一切的痛苦都是自己惹來的，但我簡直沒有妄動和什麼希冀的在綠水村居住了三年——謝謝上帝這三年中我雖不覺得幸福，但我也沒有感到什麼痛苦！怎麼再遇着這樣殘酷的遭遇？總之，人是不幸的，痛苦，你不去

惹牠，而牠却會向你跑來。天啦，我怎麼會料想到，在我的雖說是年青但却能說是殘年待死的現在，得會再遇見她，文鵬一次呢？”她翻來復去的好幾次。末後，她想到這裏，她又想到那裏，這裏，那裏。一切，終究是使她痛苦的。

安靜了，她暫時停止了她的思想。但窗外的訴苦似的風，悲戚似的雨，又使她感傷了起來。於是，她哭了。

‘噹’的又是敲着二下鐘聲。

——今晚想睡，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了！——她想，接着，她便索興坐起了身，將她的頭靠在牆壁上。這樣的沉默，直到壁上的鐘聲報了三下的時候。她自語着說：

“何以，我的命運會這樣的不幸呢？”

三

四年前的一個深秋的晚上。

五省城的東郊，是駐了一軍由前線調回休養的軍隊——因為開到省城的時間太遲，只好等待天明再進城了。

說到調回後方修養的一句話，是實在有點滑稽。這，無非是因十二元月餉去斷送生命的人的生命斷送了，而調回後方來招收新的因十二元月餉而斷送生命的人。原因既然是這樣，就可想到這一軍的軍容是怎樣的一個情形了。蓬帳是非常的不整齊，破碎的軍旗是臨風刮刮的飄揚着。兵士大都已和槍而臥了，只有那些哨兵，像機械人般的來往的踱着方步；曾經見過血的刺刀，在槍的尖端，閃灼的發着光芒。一切，都似乎表示了是一個森嚴的而也可以說是頹傷的疲倦的景象。但天空中却懸了一個明亮的月亮，動人的月亮，而且有着月華。

這時，一個穿着白布背心的女子，出現在前排第三個蓬帳前。她慢慢的走了出來，在一個小土身上癡呆的立着。舉她的手到嘴邊，圓作圈形，呵了一口氣。現雖然還是秋天，但夜晚的天氣，却已

怪怪冷了。

她的身影是很深的印在地上。她的身體是很適中，不像印在地上的她的影子那般長。她的身體是很柔弱；人們所推想的：軍營中的女子，一定是雄糾糾的氣昂昂的，那實在是錯了。但她已不怕槍炮的猛裂的響聲，和許多血肉模糊的死屍，以及受了槍傷的兵士的怪狀，一切，因為是慣常了。風，吹動她的波浪形的髮，鬢亂了；一半，左邊的，是飄蕩着，那一半，右邊的，仍然是披在肩上。前邊的短髮伏在眉毛上面。眉毛下有一雙特具的幽默的眼睛，鼻隆而潤，嘴小唇紅。她的下脣，時常是被她自己的潔白的牙齒咬弄着。月光照着她的臉，臉是現出在生氣的樣子，人一看見，就得知道剛才和人吵架過了；但是生氣的臉，並不怎樣的窮兇極惡，而且也不令人討厭，却反來表示了她的天真，活潑，美麗和嬌慧。總之，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子。是誰？這個女子是誰呢？莎菲？是的，她就是二十一歲時候的莎菲啊！

實在的，剛才，她是和人吵架了。她覺得天下竟真的會有這樣的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而偏要討好的女人！

她坐在小桌前。她想想自己的遭遇，有點悲傷了起來；回頭一望，那冷落的篷帳，軍旗，等等，又使她感到淪落天涯的痛楚。並且感到了被朋友奚落的悲哀。她越想越生氣，越生氣，她的淚也就幾乎落下了。

“誰在久靜思動呢？誰在愛着歐陽呢？”她自語着說，“歐陽是我從小認識的，一別近十年，總免不了彼此問問談談，這樣就算我愛上了她嗎？是的，我是覺得天下不會沒有真愛的，如果，歐陽有了這個資格的話，那我一定去愛他，使他永久成爲我所有的人！你奈何我？我不是獸子，我是不會將我的青春，和你一樣被自己送向墳墓裏去！”

末後，她決定，往事是過去的了，好，壞，已這樣的過去，追悔也無益。所以，那個被稱爲吃力不討好而偏要討好的女人，叫她‘一個人存存細細的

想想’，她覺得不必。

外面雖然很冷，但她覺得比同蓬帳看那女人的臉色好得多，於是，她立起身，走下小土阜，領略一下月色下的景物。

她的氣消了好多。

遠望，是連續不斷的筆架似的山，並且，隱約的可以聽到瀑布的洶湧的鳴聲；一條小路通向牠。路的左旁是一個山澗，右旁只看到竹，松，以及其他的樹木。這些，是使她，莎菲發生了興趣。她就走過一條小徑，經過一座用石條搭成的橋，走上了這條小路。

待她望到了月華，她歡喜得跳了起來，她唱了一個短歌。歌聲是非常之低，但很婉轉。

剎時，她的氣是完全的消了。

※ ※ ※

前排第三個蓬帳裏，這時正坐着五個穿着同樣的白布背心的女人。她們都是這一軍的軍醫處的看護，而且還負了救護隊的責任。內中有一個年

齡比較大的，她的名字叫做麗君。她們都知道，麗君的閱歷很廣，而且有着慈善的心腸，像一個誠懇的母親一樣。她們都很愛麗君，麗君也愛愛她的人，尤其是和莎菲，因為她倆相處的歷史，是比較來得久了。

然而，剛才和莎菲吵架的，却是麗君。這件事，是使大家驚奇不已，因為平日麗君和莎菲是再交好也沒有的了。在同事們看來，麗君確實是多事，而莎菲呢，今天的脾氣確實也太過分了。

在莎菲已走出蓬根的現在，她們勸慰着麗君埋怨着莎菲的不是：“不要哭了吧，老姊姊，莎菲太年輕了，你不能原諒她嗎？何況你是很歡喜她的一個人呢！的確，莎菲是太過分了，等她的火性稍為平了一點，不但是老姊姊要責問她，連我們也是要責問她的。”但麗君却仍默默的憂鬱的坐在地上，沒有回話。她的兩手圍抱着自己的膝蓋，不停的流着淚。在她聽到同事們埋怨莎菲的不是的時候，麗君只是搖着頭，似乎在說這些事情不是外人所知

道的樣子。

這樣的靜默了一刻。另外一個又說了：

“在P縣的時候，不是我要吵着遊公園，莎菲怎麼會和軍政治部的宣傳主任歐陽萍若相會見呢——但，同在一軍，當然是免不了遇見的，不過，我總有點不安——否則，今天的吵架，當然也是不會有的事了。”她說着，頻頻的嘆着氣，現着萬分懊傷的樣子。

以上的說話，人們一定是會誤會麗君和歐陽萍若有着愛的關係而被莎菲奪愛所以吵架吧？那實在是太‘誤會’了。麗君並不認識什麼歐陽萍若，她之所以和莎菲吵架，因為，她知道莎菲的過去，因為，她愛她，她不願她的好友，莎菲，再墮入痛苦的深淵。這樣的苦心，莎菲不能瞭解，何況其他的人呢！所以，麗君回答着說：

“今天，和莎菲，我是絕對不承認吵架的。莎菲是否在和我的吵架，我是不知道。不過，無論如何，是怪不到你，何況，我並不是在反對莎菲去愛歐陽萍

若啊。我僅祇是勸她對於戀愛是必須要考慮一下，是因為我知道莎菲的不幸的過去。唉，她誤會了！她，今天的脾氣實是大得非凡呵！諸位且靜心的想想適才的過去的情形！”

於是，大家都沉入適才的回想中。

——軍隊行經白馬坡，莎菲對歐陽的態度，是更加靚蜜了。並着肩，談着話。兵士們扮着鬼臉，麗君氣極的樣子。這，大家都見到的。

——麗君想，莎菲是忘了她自己的過去，又放浪起來了。在P縣公園的一見，難道就知道這男子，歐陽萍若，是她理想中的有着真愛的人嗎？

——二鼓的時分，軍隊到連區省城的東郊，駐紮下了。吃過晚飯，麗君向着莎菲說：“菲妹，因為你聽我的說話，而且我愛你，我應當對你說，世界上的男子雖不能說是完全壞的，但不能說是壞的一個也沒有，何況，菲妹曾經遇到過這樣的人了。所以說，歐陽萍若，他是好和壞，現在還沒有知道，實在的，菲妹對於他的態度未免太過分了！”莎菲

聽了麗君的說話，停頓了好一會，才回答着說：“我對他不過是談談彼此幼年時候的情形罷了，姊姊說‘態度未免太過分了’，何以見得。”麗君說：“我並沒有反對你和他談話。就是你立刻和他戀愛起來，我也沒有反對的可能。不過，我覺得一個男子是否有着真愛，在這簡短的時期中，隨便怎樣是不容易發覺的，除非是一個神仙。關於一個人的幼年時候的性情的怎樣，我覺得是不會始終像那個樣子而沒有絲毫變更的。”莎菲惱怒的說：“你，難道就這樣的承認我和歐陽萍若戀愛起來了嗎？哼，現在還沒有這回事，就是有這回事呢，你能有這樣的權力來侮辱我嗎？干涉我嗎？”莎菲哭起來了。麗君說：“侮辱你？干涉你？我怎麼會有這樣的權力！菲妹，請你不要誤會吧，在你的面前，我是赤裸着我的心，在勸你對於這件事考慮一下呵！”

——空氣頓時緊張了起來。同事們，有的在勸着麗君，有的在勸着莎菲。

——麗君氣得像一個木偶，呆了。她覺得莎菲

今天會這樣的不講禮起來，和往昔，簡直是大變了。莎菲呢，她沒得話說，只有哭，喊，和訴說她自己受着麗君無禮的壓迫。

——哨兵來調查了一次。

——麗君說了：“對不起，菲妹，請你不要哭鬧吧。哨兵已來調查過一次，實在，這太不成個樣子了。如果你嫌蓬帳裏的空氣使你昏亂的話，那你可以走到外面去，一個人仔仔細細的想想！”

——於是，莎菲便離了蓬帳到外面去了。

雖然對於適才的事情的回想，已經完畢了，但大家仍然保守着沉默。

有一個同事開口說了：

“是的，她，莎菲的過去是怎樣呢？”一個尖下腮的打破了這沉默的空氣，“能夠說給我們聽嗎？”

麗君是沒有表示的沉默着。三分鐘後，她終於開始了：

.....

“莎菲所遭受的痛苦，並不是她自己的罪惡，

這個罪惡，是應當由她的家庭負擔的。我們是知道，莎菲是一個還未完全失去天真的女子，假使她不早日的離去家庭，她的天真是無疑的要完全的失去。但是，一種為壓制手段而促成的對於各事都感到好奇心的苗，已牢不可拔的在莎菲的心裏種着，所以，也可以說，莎菲的過去的行動，也是不能否認的，是由於她的家庭所造成。因此，在我們說着莎菲的過去以前，我們得將她的家庭先訴說一下。

“莎菲是生長在一個舊制的家庭中。

“她的父親是前清的一個候補知事，因為辛亥革命的爆發，便攜了他的家眷——母親，大哥，二哥，三哥，以及莎菲，由T省移到附近的羅家鎮去了。那時，她的父親和母親是三十七歲，大哥十八歲，她自己八歲。據說，他們的原籍是H省的P縣，因為原籍太遠，而羅家鎮很適合於住家的原故，便移到這個地方住下了。

“父親，教女人是要‘三從四德，教男人是要

‘忠孝節義仁禮智信’的一個封建思想很深的人。每在他感懷的時候，總是嘆惜着說：“君子無黨，黨者，烏合之衆也！焉能治其國而安其家？嗟乎，是誠天下之大劫也！”他很厭惡莎菲，因為她的命運是很壞，而且還連累着一家的人。理由是，自從生了莎菲以後，他自己的命運是日漸走入不幸之途了。在那時候，如果有人向着莎菲的父親說：‘莎菲真活潑天真。’她父親必定不悅的說：‘國家將亡，必生妖孽’，因為，莎菲既然是活潑天真，當然是不會像她父親理想中的那樣端莊的了。

“她的母親呢？她的母親是溫和的慈愛的適合於父親理想中的一個婦人。除了丈夫和孩子們的服侍和照料以及家常度日的計畫以外，是什麼都不理解的。

“大哥，二哥，是T省中學校裏讀書，因為受了革命空氣的渲染，他們的思想是和父親根本不同。莎菲幼時能夠和三哥一同在本鎮的私塾裏讀書，這完全是大哥一人的主張和力量。對於這一層，莎

菲到現在都是感謝的。

“每當莎菲在遊戲的時候，母親總得向她說：‘莎菲，安靜一點吧！女孩子是不應當這樣的，你已經這麼大了！’假使父親在身邊，一定會接着說：‘忤逆的子女，不受尊長的約束；讀書不分帳，男女談自由；天下不亂，幾希！’莎菲很愛她的大哥和二哥因為她的大哥和二哥的說話，不是和父親母親一樣，專門站在半天空說話的。他們時常將學校裏所得來的普通的常識來告訴她，例如說：天，祇是空氣，沒有天堂，也沒有着神靈；地，是個球形，日夜不停的旋轉。因為有太陽和月亮以及其他的行星圍着，於是，就有白日與夜晚的分野。沒有地獄，也沒有魔鬼。如果莎菲還有點不相信的話，那末，他們定得拿出一個小小的地球的模型，點上一枝洋燭，將地球旋繞着給她看，直到莎菲不根本明瞭的時候，是不會停止的。莎菲也曾將母親對她說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是不應當在一處玩耍，你已經這大了！’的話，來告訴她的哥哥們說。她並聲明着，

我並沒有淘氣，我不過和他們在一處玩玩罷了。但為什麼母親要禁止我呢？而且還說什麼我的年紀已經這麼大了呢？這怎麼講？我實在不懂得！’大哥告訴她說，‘母親是一個被舊禮教所束縛的人，所以，她反對男女孩子們在一處遊玩，這是因為男女授受不親的原故。’莎菲問：‘什麼叫做男女授受不親呢？’大哥接着說：‘因為男女生理上的不同，所以……不過呢，這種說話是錯誤的了。我想，如果人們將生理上的關係看平常了，那一定不會有着什麼意外的。’莎菲似懂不懂的聽着。但是，她仍繼續的問：‘生理上有什麼不同？男孩子也是人，女孩子也是人啊！’大哥是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他的天真的智識還沒有全開的妹妹了。所以，莎菲是仍舊不懂得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莎菲的幼年，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着。

.....

“在莎菲的大哥在中學校畢業的那一年，他和一個不認識的女子結婚了。這時候，莎菲正十一

歲。對於這件事，是使莎菲更墮入迷霧中去了。哥哥娶嫂嫂，這是爲什麼？她是記得的，母親曾說男孩子是不應該和女孩子在一處玩的，哥哥曾解釋給她聽：這就是男女授受不親。現在呢，哥哥爲什麼要娶嫂嫂？更進一步說，父親爲什麼要有母親？這怎麼又可以呢？所以，她覺得人生沒有一處不是矛盾的。於是，是令她想起去年的，曾經受過母親一頓毒打的事情。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天下午，私塾的先生因爲被鄰村一家請去看病了——先生是個內科醫生，所以就提早放了學。閻王不在家，小鬼稱大王’，照例的，沒有一個學生回家，孩子們是毫無忌憚的遊玩了起來。

“但是，莎菲要回家，因爲她很怕見父親和母親的那怪難看的臉色。她在整理着書包。這時，一個比她大三歲的歐陽萍若，和一個姓黃的同學來和她說：‘還早啦，就回了回家去嗎？家又不在天邊。來，我們來玩一會兒，我們來扮新娘！’‘扮新娘？’莎菲驚奇的問。‘對啦，扮新娘！’‘怎樣的玩法呢？’歐陽

回答着說：‘啊，哈！扮新娘玩都不懂得嗎？前天隔壁張二哥娶嫂嫂，打鑼，打鼓，還吹號……而且，放鞭炮啦！熱鬧極了，我們來照樣的玩一會，莎菲，懂得嗎？’於是，莎菲放下了書包，跳躍的加到那一羣裏去。立刻，他們都手攜着手兒，一齊闖到稻場上去了。同學一共有十來個，三分之二是男的，三分之一是女的。他們知道扮新娘是要大人的，隔壁張二哥娶嫂，就是一個例；所以，他們推定了歐陽做新郎，莎菲做新娘；沒有人反對，於是，決定了，稻場上登時熱鬧了起來。

“孩子們排着隊。有的用雙手圓作筒形挨到嘴上，‘五拉’的喊着算作號；有的用雙手向空氣裏亂擊，而嘴裏喊着‘冬冬’的算作鼓；有的拿了一根蘆柴伸向前面，而嘴裏喊着‘拍辣’的算作放鞭炮；還有的將左手懸着，右手不停的向左手灣理敲，而嘴裏喊着‘彭彭’的算作鑼；……歐陽和莎菲，是規規矩矩的一步步的擠在這羣中。實在是熱鬧極了！而且還有着幾個孩子在吹着唢呐。

“在稻場上像這樣的繞了幾個圈子，在一個祠堂的門前停下了。做了拜堂的手續以後，孩子們將歐陽和莎菲擁到石階上坐著。歐陽在左，莎菲在右。孩子們又搬了些磚頭瓦塊來，陳列在地上，算作酒席，並且，三呀五的行起酒令來。突然，有一個孩子高聲的在提議了：‘啊，我們還得吵新房呢！隔壁的張二哥娶嫂嫂也是這個樣的。’大家都附和着。這時候的歐陽和莎菲，是覺得自己的這個樣子太不自然了？太呆板了，沒有像同學們那樣呼喊跳躍的來得有趣；對於這個玩意兒，就有點不高興了。於是，歐陽和莎菲都堅決的反對這種舉動。但是同學們都怒了，說什麼不來就該不要答應，既答應必須玩完，誰掃人的興，就要打誰的，歐陽和莎菲，因為衆怒難犯，只好服服貼貼的繼續了下去。他們開始着吵新房的手續。真的和隔壁張二哥娶嫂嫂一樣，什麼扭啊，打啊，喊哥哥啊，喊妹妹啊，如此這般的吵起來了。終於，莎菲哭了起來，歐陽也被引的哭了起來。她覺得這種舉動是再侮辱再野蠻

也沒有的了。她哭喊着‘以後無論如何也不做這個玩意兒了’。她連書包也忘了拿的急急的衝出了這個‘非人’的範圍，跑回家裏去。

“媽問了：‘哭什麼？莎菲，誰打你嗎？’莎菲哭訴着剛才受欺受辱的事情，可是，她萬想不到媽不但不能安慰她，幫助她，反而嚴厲的罵着她：‘扮新娘？不害羞嗎？十歲的丫頭，給人看見了像個什麼樣子……’媽氣極了，於是就拍拍的打着莎菲了，從來沒有像這樣打過。

“扮新娘，莎菲本來是不願意的，但是爲什麼不可以扮呢？扮新娘是假的，娶新娘是真的，難道假的不可以，而真的却可以嗎？這，實在使莎菲奇怪極了。所以，當她大哥結婚後的一星期，她這樣的問着說：‘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能在一處玩的，哥哥爲什麼日夜的陪伴着新嫂嫂？哥哥真的娶嫂嫂是可以的，但妹妹假扮一次新娘爲什麼不可以呢？’大哥回答着說：‘妹妹也要和大哥取笑嗎？’‘真的，我是素來不會取笑人家的！’大哥明白了莎菲

的說話了。但是，怎麼回答呢？他僅僅是自語着說：妹妹是天真的，活潑的，一個女性，但是家庭呢，給她的，只有使她壓制了她的天真，她的活潑，向着空虛的路上跑去，而且使她對於人生感到懷疑……

“可是，莎菲是否和大哥所說的一樣，向着空虛的路上跑去呢？並沒有。她只有感到懷疑。她覺得人生太神祕了。這是必然的事實，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的女子，是時時刻刻的想將這些神祕揭開來，這樣，懷疑也就會自自然然的沒有了，何況是莎菲呢？”

說到這裏，麗君稍為停頓了一下。這時，什麼都靜默了。月兒照向蓬帳裏來。

那個尖下腮的僮僕着說：“以後呢？”

“以後嗎？唉，不幸的命運，是漸漸的臨到莎菲的頭上了！”

“所以說，舊制家庭的這種壓制的手段，對於

莎菲是否是有着効力，這却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了！莎菲的父母是忽略了這個問題，結果是只有使莎菲懷疑，由懷疑而好奇，由好奇而竟實行了。所以，我們應當知道，一個人的行爲，並不是成就了這樣的，這完全是由於環境的造成。例於自古以來被人們作爲談話資料的強姦，偷漢，的等等事情，也有着它的原因在，不過，他們只顧事情發生得有趣而却將原因忽略了；這樣的錯誤，現代法官也不能免去，我們只要看到‘有礙風化送局懲辦’的公文式的話就可想見了。這又牽涉到社會問題上去了——話太說遠了，還是拉回頭吧！我們更應當知道，智識的增長，和年齡的增長，是不可否認的有着相連繫的關係在；男女兩性的關係的瞭解，又何獨不然呢？何況再有着性別的引誘。

“光陰是很快的過去，那時，莎菲已經十九歲了。她的生理上已起了變化，而且已達到處女的成熟期，自然，她是不和往昔的那般模糊了。見到異性就有點不自然起來，並且，有時也會發生一種莫

明其所以然的渴望，這確是一個明證。而她的父母呢，對於她的壓制手段，是更進一步了，似乎防着盜賊一樣。在連大門口都不許多站一會的現在，莎菲還夢想着有升入中學校的機會呢！

“關於莎菲升學的問題，父親反對最力，母親也有點不贊成。莎菲想，這個希望，無疑的，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實在的，在經濟方面，父親不能援助，又怎樣能夠成功呢？但是，所謂‘天無絕人之路’，實在是天無絕人之路，關於莎菲升學的問題，在經濟方面，大哥和二哥答應援助她。大哥和二哥現在已是中學校的教員了；而且收入也很可觀。莎菲想，這一點些微的幫助，大哥和二哥一定是不會說假話吧！”

“上學期已經來不及入學了。因為在談判上還沒有得到圓滿的結果。這樣清閒的而且神祕的家庭生活，莎菲簡直悶得半死。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暑假期的到來，

“暑假期終於到來了，大哥和二哥也從T省回

到家裏來了。可是，大哥並沒有和她正式的說起她的升學的事情，成天的躲在嫂嫂的房裏。這，一方面是使莎菲氣憤到萬分，一方面又使她更確定了男女兩性實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在。

“那是一個月明的而且有着小風的夜。

“莎菲走出了房門，向庭院裏走去。她是知道大哥和二哥們定在庭院裏納涼，同時，她預備將升學的問題，提出來討論一下。可是在經過大哥的房門口的時候，簡直是使莎菲驚住了！瞬間，她的身體顫抖着，她的心兒搖蕩着了，她的眼前是有着許多火花在飛舞着，她的舉止錯亂了！……大哥也被驚動了。立刻，莎菲飛也似的向庭院跑去。

“二哥一人坐在庭院裏。見到莎菲的情形，二哥問她為什麼像這樣的緊張？她說了謊，說是一個野貓從屋上驀地裏跳下來，將她嚇了。末後，她和二哥略為的談了些關於下學期升學的問題，就懶洋洋的不快的回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去。

“那時，天空中懸着不十分圓的月亮。房裏沒

有點燈，窗影是睡在地板上。莎菲默默的坐着牀上。今天，她是鬱悶極了。而田野間的蛙聲是時斷時續的吹入她的耳鼓。最使莎菲難堪的，就是庭院中的，發出‘叮鈴叮鈴’的求偶的蟋蟀的哀鳴。

“現在，她又感到一種莫明其所以然的渴望了！她很是害怕她的心會跳蕩得這樣的厲害，無論怎麼都是制止不住的。人們為什麼會有這種渴望呢？這個問題，又將她難住了。她不停的想着，也能得到結論，可是這種結論，她自己也是認為極不可靠的。剎時，房間的東西，在她的視線中，似乎都在擺動着，於是，她的眼光亂了，她的身體顫動了，她的遍身似乎被一種火在燃燒着。立刻，一種有氣味的空氣，也就充滿了整個的房間。她失去她的思想和感覺，在她的心的深處，只有一種說不出的要求衝動着。她睡倒在牀上了。

“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人已十分的疲倦，但眼皮像被什麼撐住了般的老是閉不來。在她昏迷的當兒，她似乎看到歐陽的到來。

“‘莎菲，我們來玩一會兒吧，我們來扮新娘！’
那個叫作歐陽的說。

“‘扮新娘！啊，這種舉動是再侮辱再野蠻也沒有的了。我不幹。’

“‘那末，我們就真的來一會兒吧，並且，我們可以免去那些再侮辱再野蠻也沒有的手續！莎菲，好嗎？’

“‘……’她似可似不可的表示。

“突然，歐陽奔上前去將莎菲抱住了。順便她便將她的身體投向他的懷中。歐陽是不停的在她的身上，臉上，一切地方亂吻着。一切的神秘都揭開了。惺忪着她的眼睛，是表示了已得到滿足的慾望了，

“但是，她覺得這個神秘的事情被人發覺了。她已聽到了許多的脚步声向着她們的房裏移動着。於是，她，莎菲，便坐起身，揉了揉眼睛，剛才的一切，什麼都變成幻影了。她知道是做了一個夢。

“從此，莎菲是時常的感到性的需要，不，她是

更感到性的好奇，於是便急切需要這個好奇的解決。

“這一年的下學期，因為大哥和二哥的援助，她達到升入中學校的希望。她考進T省××醫學院了！

.....

“到了T省後的莎菲，和在羅家鎮時候的莎菲，是完全不同了。她受着T省城的繁華的渲染，日益的向着新的方面開展。同時，危機也是日漸的向着她迫近了。我們當知道，一個久受壓制的婦女，突然得着非常的解放，其危險是達到了怎樣一個程度呢？到T省後二個月的光景，間接的，由同學的方面認識一個男性。但是，莎菲懂得什麼呢？她以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和她一樣的，有着真摯的爽直的心腸。在這裏，我們可以來借日本女作家平林夕伊子的說話，給莎菲一個判斷了，就是：‘既不是愛，也不是戀，這些，不過是承繼着古來女性傳統的可恥的癡情’啊！

“果真，不久，她便受着蠱惑的失去她的處女，而終於得到這個萬惡的男性的拋棄。

“受欺後的莎菲，是時常有着自殺的念頭，她覺得無顏再生存於世了。那時我呢，是和莎菲同學，同級，而且是最交好的朋友。我很知道她的事情，在事先我也會勸慰過她說：‘菲妹，你慎重些吧！老實說，我是過來人呢！’而她却回答着說：‘謝謝你，麗姊，請你放心，一切我自己都知道的！’而且，在她的日記簿上，我曾看她這樣的寫着：‘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但是，人們爲什麼要將牠神祕起來呢？好了，現在什麼都解決了！男女兩性，確實是有一種特具的相連繫的關係在呢！’所以，在她受着拋棄後，很羞於見我，但是我呢，却想盡方法來勸慰她，末後她向我說：‘麗君姊姊，以後任何什麼事都要聽你的說話了！我對於我這次的不幸呢，現在，我一點也不悲傷，一點也不懊悔！我覺得我的損失，是有着相等的代價，代價，就是從此我認識了社會的一切的欺詐和虛偽！同時，我並不幻滅，

我覺得世界上是不會沒有真愛的人！’

“關於莎菲的家庭，各位大概已知道了，由此，就可想到對於莎菲的態度。不幸，自從莎菲的受欺的消息傳到羅家鎮後，她的父母就寫了一封信將她驅逐了，永遠不許她回去。她的大哥和二哥對她雖有着相當的諒解，而且供給她的學費，但她總有點不以為然。T省的景物，一切，都使她生厭，於是她有着離開T省的決心。在第二年，我和莎菲便離開T省度了一年的流浪的生活。今年，才聽說區省預備出伐，增加軍隊和編收救護隊及看護，我們便投向這裏來。

“誠如莎菲所說，世界上是不會沒有真愛的人，但是，相見不久，又怎麼能夠知道一個人的心呢？雖然莎菲和歐陽從小就認識的。因為要免去莎菲再墮入痛苦的深淵，今天我是不能不向她勸告了，誰能料到，所得的結果是會這樣的不幸呢？唉，我的天！……”

麗君說到這裏完了，她不住的唏噓的嘆着氣

末後，她又說：“莎菲的遭遇就是如此。這是誰的罪呢？啊，諸位對於莎菲的遭遇又是抱着若何的感想呢？”

同事們都沒有回話，只是低着頭表示同情的沉默着。

在這時候，突然外面有着沙沙的響聲，大家都窺心莎菲回到蓬帳裏來了。等了一會，並沒有見到人影。麗君跑向外面去，她看見了一片枯黃的樹葉，正受着風的吹動，在沙土的地上，似乎在跳着婆娑舞。

麗君有點着急了，她想，莎菲不見得短見吧？於是，她痛責自己起來。她向四週喊了幾聲，除了山谷的回音，是並沒有其他的聲響。

一個哨兵像遇了意外的事情般的，提着槍，很快的奔了過來，問着說：

“有着什麼事？”

“同志，你可曾看見莎菲同志嗎？”

“誰？怕不認識誰是叫做莎菲同志！”

“和我們穿着同樣衣服的一個女人。”

“哦，她嗎？有的。她走上那面一條道兒，看看這兒，看看那兒，並且還唱了一個很好聽的歌。咱是聽到了。不過，這回事，離開現在已經是好久了。”那個哨兵說着，見沒有其他的事，便仍然將槍上了肩，走向別處去。

麗君的心能有點不安。她預備去尋她，同事們都因為夜晚深山中的那不可預料的危險，將她勸住了。她只好回到篷帳裏；老是流着淚；寫了一點日記以後，便倒向鋪在地上的絨氈上，漸漸的，睡着了。同事們替她蓋了被，略為檢拾了一下，也各自就寢了。

這時，誰能料想到，在這月夜的深山中，莎菲會遇着歐陽萍若呢？

四

在這裏，得將歐陽萍若來介紹一下了。

在他的幼年，是和莎菲認識，而且是和莎菲同學的。在他十五歲的時候，他和他父親離開羅家鎮。他是一個溫和而忠實的少年，絕對不像莎菲夢中的那樣胆大的人——對於戀愛的一方面。

他有一個長圓的漂亮的面孔，但，已有着在風塵勞碌中的所得來的皺紋了。他自從十四歲的時候同着父親離開羅家鎮以後，差不多每日都沉浸於痛苦的深淵中。他的父親是一個革命黨人，不幸得很，在他十六歲的時候，他的父親被軍閥捉去槍殺了。他，因為受着父親的影響，他的年齡雖是很青，却對現社會感到不滿了；並且，因為父親的犧牲，是使他更下了革命的決心。於是，他投奔K省去。在這很長久的時期裏，他曾做過工人，做過學生，做過小學教師，也領導過實際革命的工作。直到不久的現在，才投入這一軍的軍政治部裏來，負着宣傳主任的責任。

但是，他却沒有失去青春時期的那特有的臉部的光彩，並且還有着一雙令人沉醉的那有很濃

很長的睫毛的眼睛——至少莎菲是沉醉了。他的身體是非常結實和健康的。他的說話是輕快而切實的。他的舉動是自然而活潑的。沒有做作，也沒有虛偽。然而，他一見了女性，就不然了，對於什麼都感到拘束和躊躇。

在這一方面看來，就可決定他沒有和女性發生過什麼關係。至多，他不過是對於某個女性感到愛慕，而卻沒有追求和進攻的勇氣。他並不像莎菲樣的對於一切都是模糊，他是很明瞭一切的。他對於莎菲，也是只有愛慕，很利害的愛慕！沒有進攻的勇氣。假使他自己不是在幼年和莎菲認識的話，那末，今天和莎菲會見時候的談話，無論如何是不會像那樣流暢的。

現在，他對於莎菲雖然是沒有進攻的勇氣，但却有着進攻的心。這，連他自己也引為奇怪的事情。他是深切的感到苦悶了。

往日，他簡直不知道‘寂寞’是怎麼一回事（這大概是因為已往的寂寞並不使他怎麼樣的難受的

原故！)，但今天和莎菲並肩談話以後，他是知道‘寂寞’是怎麼一回事了。他很痛恨今晚會有這鮮明皎潔的月亮；這月亮是撩起了他的無從發洩的情緒了。

他從提箱裏拿出幾本書來讀着，想藉此略爲的解脫一些愁悶，不知怎的，小說詩歌等並不能使他發生興趣，理論與批評以及軍事上的研究書，也反來使他感到頭昏了。於是，他便出了篷帳，在撩起他的無從發洩的情緒的月亮之下，散一會兒步。夜曉的深山之中，使他發生了興趣了——同時也感到了淒涼！不久，他的身影，便隱沒於一個叢林裏去。

當他走到上嶺的那條小路的時候，他發現了在他的前面，有着一個身穿白色衣服的女子的背影。

這是誰呢？歐陽萍若想，已經這樣的夜深了，還有着這樣大胆的女子，在懸崖絕壁似的山中，泰然的散着步嗎？難道，在山中，竟真的會有像一些

說部中所寫的山妖出現麼？他不禁有點寒悚起來。待他正鼓了勇氣預備開口喝問的時候，那個女子却提起喉嚨唱起歌來：

“有一株異卉，
生長在絕壁；
香似幽蘭——幽蘭沒有她的幽，
色似桃李——桃李不及她的豔！
但，缺少了個多情的，
真摯而勇敢的護花使者，
一任她飽受着——
風，霜，雨，雪的殘摧，
直到枯謝！”

歌聲雖斷，餘音似乎仍然盤旋在他的耳畔，他深深的被感動了！

※ ※ ※

“前面走的是誰個？”歐陽萍若終於問了。

那個女子很驚奇的回過頭來，並且，立定了。她望了一望，很隨便的說：

“我！”

在月光下，他有點認識這個女子是誰個了。他想喊她，告知她他也在這裏。但是，他是缺少了這樣的勇氣，只俯着頭，立停在離開她約三丈多遠的後面。而她，這個女子呢，見沒有什麼話說，回過頭，是仍然徐徐的向前進着。這樣的情景，是使歐陽萍若更加感動了。他振了振精神，帶着戲耍的神情問着說：

“前面走的是誰個啊？”

和先前一樣，那個女子仍然是回過頭來，並目，立定了。不過，她並沒有望什麼，誰，她似乎也知道了，祇輕輕的回答着說：

“已經告知了你，是我啊！”

“‘我’？‘我’到底是誰個呢？”

“人，一個人，一個女人呵！”

“我是知道你是一個女人。”

“得了，那還問什麼？”

“這樣的夜深，爲什麼在外面走？你說！在軍事

時期的現在，我是會當你是敵營的偵探而開槍的。你有口令沒有呢？”

“這樣的夜深，爲什麼你也在外面走？你說！在軍事時期的現在，我是會當你是敵營的偵探而開槍的。否則，說出你的口令來！”

“然而，你到底是誰呢？”

“×軍軍醫處的一個小小的看護而已！”

“誰？”

“莎菲的名字是不會被人記得的呵！”

歐陽萍若大笑着說：“莎菲，我知道是你，我早已知道是你了。”

“我也知道是你，歐陽萍若先生，我也早已知道是你了。”

他們兩人都大笑了起來。接着，便漸漸的走向一處來了。歐陽萍若說道：

“我還聽到你的歌，實在的，真是好聽極了！我覺得是非常的僥倖，我希望每天我都能夠得着這樣的僥倖！”

“你希望每天都能夠得着這樣的僥倖嗎？如果你願意，那是很便當的事呵！”莎菲回答着說，“但是，你僅祇是覺得好聽麼？”

歐陽萍若沒有思索的說：“好聽是其次，第一，我對你的歌詞，是表示十二分的同情。”

莎菲將頭低着，微微的笑了。

“笑什麼？”歐陽萍若問，“笑我嗎？”

“是的，我笑你！但不是惡意的笑你。我笑的是，你那一雙有很濃很長的……”莎菲說到這裏突然的停住了。是的，她覺得她自己的話是過於離奇，而且，是過於放肆了。她想，他的那有很濃很長的睫毛的眼睛，與自己有什麼關係呢？她不由得打了一個寒戰。她又想，麗君姊姊的說話，不是無因的了，照這樣的情形看來，是不可否認的，自己已有點愛上歐陽萍若了。因此，她又想起在「省受欺」的情形，那完全是自己的不謹慎；是的，世界上的男子，難道是完全有着真愛的嗎？於是，她立刻將自己的笑容收起，改作嚴肅的模樣。她壓制了自己一

顫在跳蕩的心。

“笑什麼？”歐陽萍若繼續着問，“怎麼，沒有說完就不說下去呢？”

“不，沒有笑你。我是笑我自己呵！”

這樣靜默了一會。

“月色真好，而且月華是這樣的媚人；可惜時間是不早了，否則，我們可以逛上山頂去是不是？莎菲！”

莎菲像被提醒了般的驚慌的說：“啊，我要回蓬帳了！麗君姊姊恐怕還在等我呢。”

莎菲說着，便提起腳先走了。歐陽萍若跟隨在她的後面，大聲的說：

“慢一點，莎菲！”

莎菲並沒有理他，只管走着路，等到歐陽走到她的身邊的時候，她便慢了兩步，有意的離開了他一點，沒有和他並肩。

歐陽萍若又問了些其他的話，問到莎菲和麗君是有着什麼關係。莎菲告訴了他說，麗君是她的

生死的朋友，好得比同胞的姊妹還要好上幾十倍。她又告訴了他，說她今天是因為和麗君吵架，才所以獨自走到這山中來；並且，現在她是承認了這次的吵架完全是自己的錯誤。不過，她沒有告訴歐陽萍若，關於這次所以吵架的原因。

又這樣的靜默了一會。

拐了一個小灣，他們兩人快走上那個小土阜了。他問着莎菲說：

“能不能替我介紹認識麗君女士呢？”

“你為什麼要見她？”

歐陽萍若遲疑了一會說：“替你們講和呵，並且，在麗君女士的面前，我願意替你道着歉意！”

突然，她的心又在跳蕩着了。她忍住了自己的熱情，連望也不望他一下的，只低着頭向前走着。她想：‘我實在是有點愛他了，但是世界上的男子是不會完全有着真愛的，所以，對歐陽萍若，用怎麼樣的一種方法，才能夠發現歐陽萍若是否是有着真愛的呢？’爲了這個問題，她又煩惱起來了。未

後，她忽然想起一個很好的方法，她回答着歐陽萍若說：

“麗君姊姊是不會氣我的，萬一她真的氣了我，只要我向她笑一下，至多是說一聲是我的不是，便什麼事都完了。用不着你替我在她的面前道着歉意。”略為停了一會，莎菲仍繼續的說了下去：“不過，替你介紹認識她，是可以的。她，麗君姊姊，也知道你，想來，她也是願意和你見見的吧。”

走下了小土阜，滿地的蓬帳在望了，他們互相的道着別，各人向各人的蓬帳走去。

* * *

莎菲走進了蓬帳，各人都已睡着了。她走向麗君的身邊坐了下來。麗君是現着頹傷的模樣，眼角是濕的，臉上還有着幾條淚痕。莎菲忽然的痛哭起來了。

末後，她又在她的枕邊發現了一本日記。今天，麗君是這樣寫着的：

“今天是最不幸的一天，莎菲是和我吵架了！”

“說起來還是我的多事！她的自身的事，好與壞，與我沒有關係，我為什麼要問牠？干涉牠？但是，眼見自己所心愛的人向着不幸的路上走，不問不干涉，於心又何忍？實在是兩難！總之，我覺得還是我死了來得乾淨！”

“我叫她一個人出去細細的想想，原是想她會想起她自己已往的不幸的事，而使自己覺悟起來；可是，到現在不見回來，而且失了影踪：孩子氣的她，或者會因為我氣了她而走險，或者會因為想起了她自己已往的悲傷而走險，那實在是不可預料的事情！”

“但我絕對不承認是和莎菲吵架的，我不過是勸勸她而已。如果，我能夠早知道結果是這樣，那我甯可讓她毫無拘束的放浪起來，我是不願意傷失我們的友愛的！”

“回來吧，莎菲！氣我，怪我，或愛我，都任你的便。”

“我是沒有能力再往下寫了……”

莎菲是大聲的哭起來了。她彎下身。吻着可憐的麗君。麗君是被她驚醒了。

“原諒我！”莎菲顫着聲音，說“莎菲是認錯了。姊姊能和已往一樣愛你愛的莎菲嗎？”

“你已來了！”麗君半睡半醒的答，“現在還氣你的麗君姊姊麼？”

“一點也不！告訴你，麗君姊姊，今晚，我又遇到歐陽萍若了，在山中。誠如姊姊所言，我有點愛他了。”說着，莎菲攢向麗君的懷抱中。麗君是用手輕輕的扶舉着她。

麗君說：“很好，菲妹！”

“但是，我是知道世界上的男子，是不會完全有着真愛的！”

“或許是這樣。”

“還在氣我？”好姊姊，你打我，你罵我，一任你歡喜，但是，請你不要氣我吧！”

麗君似乎受了感動的說：“那末你叫我怎麼樣的說呢？菲妹。”

“就是，要這樣才能知道某個男子是有着真愛的人？”

“真愛的人？”麗君笑着說，“但是，我並不認識歐陽萍若，而且連話都沒有談過，我怎麼能夠知道這些呢？你要談戀愛，你自己就得應該知道，不知道，就不必談。羞嗎？”

莎菲更攢緊在麗君的懷抱裏，現着十二分羞愧的樣子，矇着她自己的臉，撒嬌般的說：

“我不來了，你取笑我！”

麗君像打小孩子般的輕輕的打了莎菲一下說：“真的！誰在取笑你？”

莎菲聽說仍撒嬌不已。接着便靜默一會。說：“他說明天來見你呢！麗君姊姊！”

“誰？”麗君有意的問。

“歐陽萍若！”

“那末很好，我正想看看你的愛人呢！”

“我是以姊姊的說話為進退的。”

“那就是笑話了吧！”麗君打趣似的說，“實

在很怕你像今天那般氣我的。”

“姊姊還在氣我，我不來了！”莎菲不樂似的說，“好姊姊，恕了我吧！現在，我發誓，我永遠不會再發那樣非人的脾氣了！”

“那末，早點去睡吧！”

立刻，莎菲像小孩似的很快的站起了身。但是麗君又說了：“可是，你忘了你應做的事了。是的，有了愛人，我，是可以不必了！”說着，便翻了一個身，將她自己的眼睛緊閉着。於是，莎菲仍舊的坐了下來，抱着麗君的頸，很親蜜的互吻着。麗君被引得笑起來了。

五

第二天，天還沒有十分亮，莎菲便醒來了。一件很迫急的事情，似乎在她的心裏充塞着。再睡又不行，起身又沒有事幹，她只靜靜的靜靜的躺着，溫習着昨夜山中的往事。

好久，她望了望睡在週圍的好睡的她們。真是幸福得很，她們仍在作睡鄉之遊；有時，這一個的手略為牽動一下，那一個的身體懶懶的翻了一下，有的作着嚙語，有的睜了一下眼睛，但，終究是睡着了。尤其是麗君，在她的臉孔上，露出像疲倦後而得着安定似的微笑。她實在是羨慕極了。她想：往日，和她們一樣，自己也是一個好睡的人，今天是爲着什麼呢？心裏總是感到不安！什麼是使她感到不安呢？這，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的。

莫非是爲了歐陽萍若麼？她又想，這，有點像，又有點不像；因爲，在現在，她根本沒有想起他；如果不是爲了歐陽萍若，又是爲着什麼呢？爲着什麼呢？她靜默了一會，搜索着自己的枯腸。終於，她只好是這樣的承認了。因此，她又害怕自己的熱情會流露得這樣的利害，那實在是危險的一回事！因爲在過去，她是曾經有過這樣感覺的了。

她竭力的壓制着自己，但是結果呢，不用說，一定是等於零的，在她的腦海裏，這時，又現出一雙

那有很濃很長的睫毛的眼睛，和一個誠懇的眞摯的熱情的笑臉。

數着枕下的手表的機聲。好久，她是感覺到這太無聊了。她起了身。用着很輕的脚步，走到篷帳外面去。這時，東方已大白了。一切，都是新鮮的，冷靜而嚴肅的；只有遠處的山頂，有着迷朦的霧，和上下分飛不已的那不知名的鳥兒的鳴噪。

站了一會，她感到無聊。於是又走了回來。

待麗君醒轉來的時候，她看見莎菲已洗了臉，並且敷了許多的粉，穿得很整齊的黝默的坐着。她想，敷粉這個工作，自到這裏來以後，是沒有做過了。女子敷粉的工作，本不是奇事，但好久沒有做而突然的做了起來，那一定不是無因的。想到這裏，麗君是不禁暗地裏好笑起來。不一會，她看見莎菲站起身來；她一動也不動的裝着睡的樣子，微閉着她的眼睛。一面靜看着莎菲的行動，一面想道：“男性可以比他是水，女性也可以比他是水，水和水到了一處，就溶合了。戀愛的魔力，是超過一切

的魔力以上！真的，受過愛的創傷的人，仍舊是戀
沉浸於愛的浪潮中，所謂會要刀的人死在刀下，會
使槍的人死在槍下，那末，迷戀於愛的浪潮中的
人，一定是要死在愛的浪潮中了麼？這，或許是實
在的！”她不由得打了一個寒戰。

這時，莎菲已從篷帳走到外面，又從外面走到
篷帳裏來了，白無聊奈的在這篷帳裏來回的踱着
步。這，雖然是因為歐陽萍若，但歐陽萍若是終究
要來的，既然要來，又何必這樣的急？因此，她給自
己許多強有力的解釋，但，這解釋，總敵不過已受
愛的誘惑的心！

過了一會。初冬的太陽，已經開始洒到大地
上來了。莎菲想道：“我在愛歐陽萍若，已是不可否認
的事了，但是，歐陽萍若是否在愛我——真的愛
我，還實在是個問題。如果，歐陽萍若並不愛我，
照現在這樣的情形看來，我還得害一次單戀的病
呢！”她又想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歐陽萍
若假使並不是在愛我，而和那第一次我所遇到的

那個流氓一樣想欺騙我，這實在是不可預料的事。現在，我得將我的心平靜一下來細細的考察，應該像這樣才是對的。我的天呵，我實在不明白我會成了這個樣子！”一種希望和一種害怕，是交迫的攻擊着她，她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這樣靜默了好久，終究是希望戰勝了。她試聽着外面的聲響。

麗君突然大聲的說道：“早啦，莎菲！嘿，還敷了粉！沒有點胭脂嗎？愛人兒還不來，真是！”她打趣般的說，“我見了你，都昏了，男子見了你，真要像磨坊裏的驢子一樣，瞎了眼睛般的打着團團轉呢！來，快來，讓我先吻一下！”

莎菲吃驚似的回過頭，答道：“討厭的姊姊，鬼姊姊，你老是打趣我！喂，你什麼時候醒來的啊？”

“早啦！我看見你梳頭髮；敷面粉；手裏拿了鏡子，這麼樣的照一下，那麼樣的照一下。不打扮已經使人夠受了，還要打扮了使人掉魂嗎？而且，我還在想，歐陽還不來，天的亮實在是慢極了；我還急得嘆了一口氣。是不是，這並不是你，而是我啊！”

麗君大笑着說，“真的，‘討厭的姊姊’，‘鬼姊姊’，有了愛人，姊姊就得變成了像這樣的一個怪東西！”

菲莎被說得面紅耳赤，瘋了似的撲向麗君的身上去：“我不來，姊姊太不顧我了，被她們——同事們——知道了，豈不是笑話嗎？”可是，同事們都被驚醒了，看了這個情形，大家的臉上都露出一種驚奇的莫明其所以然的笑，因為，昨晚莎菲和麗君吵架的事，還深深的刻在她們的腦海裏。却並沒有笑話她。

“聽！”麗君做着手勢示她們注意，低低的這樣的喊着。

於是，大家都隨着麗君的視線凝視着蓬帳的外面。麗君繼續的說道：

“外面有人聲！大概是歐陽萍若先生，莎菲妹妹的愛人，來了！”

大家都坐起身來穿着衣服。莎菲是很急迫的奔向外面去。這時，外面正吹着開拔預備的軍號。

※ ※ ※

不一會，莎菲便領了一個武裝很整齊的青年男子走進蓬帳裏來。她們曾在P縣公園裏見過一次，雖然未曾經人介紹，她們已知道進來的這人，便是歐陽萍若先生了。

的確，歐陽萍若一見了女性，便什麼都感到拘束起來。他不知道要怎樣的才好，或者是說話，或者是坐下來；他只是張大着眼睛，微笑的望着她們。這樣的一種形狀，大家都被引得格吱吱的笑起來了。於是，莎菲開始說着話，打破這令歐陽萍若難堪的空氣。

“這位是黃小姐，這位是鄭小姐，這位是馮小姐，這位是俞小姐，這邊的一位，便是霍小姐麗君姊姊。”莎菲一一地介紹着說，“諸位，這位便是本軍軍政治部宣傳主任歐陽萍若先生！”

歐陽萍若隨着莎菲的手指所點的每位小姐都點了一下頭，仍舊是沒有說話。他的一種誠實的受窘的模樣，是令麗君歡喜得微笑起來，她想，大概莎菲妹妹已尋得她的所謂有着真愛的人了。可是，

一個宣傳主任，怎麼會這樣的沒有一點口才呢？麗君又有着懷疑的心了。

好久，歐陽萍若才說出短短的一段話來：

“自從見了莎菲以後，就想來拜訪諸位了，因為事情很忙，終於沒有實現，想來，是實在抱歉得很！”

“我們也和歐陽先生所說的一樣，”麗君代表着全體說，“請歐陽先生也給我們以充分的原諒吧！”

談話繼續着下去，歐陽萍若的態度，也就漸漸的自然了起來。他們談了些各人的事情，他們談了些軍隊中的生活，他們又談了些關於社會的改革，以及改革的步趨。在他的發話中，麗君知道他是一個很有為的青年，並不是一個有着欺詐虛偽的人。末後，他們又提起了昨夜莎菲和麗君吵架的事情——可是並沒有提起吵架的原因，歐陽是以鄰居及同學的資格，代表莎菲向麗君道着歉意。同事們很以為這個歉意道得有點離奇，麗君則以為是多

事，而莎菲呢，則含羞的坐了下來，矜着一個在笑的臉。總之，他們是談得很投機，但是時間呢，是不能夠容許他們了；太陽已完全的露着牠的臉，軍號又在這個時候奏起來了。

於是，她們開始檢拾一些零亂的東西，歐陽萍若因為自己什麼都已檢拾妥當，也就留在這裏小心的幫助着她們。

* * *

在溫和的陽光中，一隊軍馬，是浩浩蕩蕩的向K省城的大路上前進着。

* * *

在這軍隊的最後面，有着這樣的三個人。一個穿着武裝的青年在中間，左右各有一個穿着白布背心的女人，一個是很年輕，一個是比較大一點。他們走着談着，顯出極其快樂的樣子。

忽然那個年輕一點的女人，跑向比她大一點的那個女人的身邊來，輕輕的說：

“姊姊，在你眼光中看來是怎樣啊？”

“菲妹，很好！”被問的那個回答。

接着，她們兩人都笑了，得意的神祕的微笑。男的是莫明其所以然的望着她們兩人，可是兩人的眼光突然射到他的身上來，所以，他也被引得笑起來了。

六

到了K省以後，不用說的，歐陽萍若是很希望常時能夠見到莎菲，莎菲也是希望常時能夠見到歐陽萍若。本來，同在一箇省城，同在一個軍隊，是很容易見到的，為什麼有這種的希望呢？這，的確有兩個原因。一，他和她的住址是兩個地方，女的是在東門的一個會館裏，男的是在南城的一個女學校裏，路很遠，來往極感不便；二，既感來往不便，而却時常的你來我往起來，是很容易招起別人注意的。因為這樣，歐陽萍若和莎菲，都很深的感到痛苦。可是，她對他，和麗君對他一樣，是絲毫沒有懷疑的心情的。

他們的情感，便在這‘想常時會見而不得常時會見’之中增深起來。

平均，每二天歐陽萍若定要來看莎菲一次的。可是，沒有會見時候的各人心中的千言萬語，到一見了面反來什麼話都說不出了。他們會見的時間是很長，有時竟從早晨八點鐘直到深夜十二點鐘光景才互相道別。

在別人眼光中看來，歐陽和莎菲的關係，已經不尋常了；但是其實呢？他倆只有愛的表現，而沒有愛的舉動。這，在莎菲，或許是因為麗君的“加多考察的時期，不要早日發生其他的關係”的話為旨，在歐陽萍若，大概是因為胆小的原故吧？

麗君很歡喜莎菲這次的所遇。在歐陽萍若來看她們的時候，她是拿着“莎菲的姊姊”的名義，殷勤款待着他。而歐陽萍若對於麗君呢，也將麗君當作自己的姊姊。每遇他和莎菲出外散步，就餐，等等，麗君也得被邀着同去；有時，麗君也答應和他們同去，有時，其實是因為種種的不便，而借說頭

痛，天冷，風大，種種的原因來推托的。對於麗君，他和她，尤其是莎菲，感激她到萬分，覺得她是一個誠懇的，溫和的，慈愛的，而懂得青年的心的一個好姊姊。

這樣的生活，他們在K省城，整整的過了十四天。在第十五天的早晨，歐陽萍若帶着一個很不幸的消息，跑到莎菲的住處來。

* * *

這時，同事們都出去了。留在這裏的，只有麗君和莎菲兩人。

麗君正坐在天井裏的一張小橙上織着絨線衫。莎菲坐在她的身邊的石板上，兩隻手抱着膝頭，仰視着天空裏的如飛的浮雲。

在這時候，歐陽萍若進來了。

麗君放下手裏的絨線衫，站起身來說：

“歐陽先生，怎麼整整的三天不來看我們呢？”說着，便坐在另一處地方，讓自己的坐位給歐陽萍若，“請坐，歐陽先生。”

“莎菲和先前一樣，裝作不知道的樣子，只是看着天上的浮雲，並沒有理會誰。

歐陽萍若是感到萬分的困難，因為他所帶來的不幸的消息，是很難於啓口了。於是，她坐了下來，先回答着麗君說：“三天沒有來了，實在是對不起得很。但是麗君姊姊也太客氣了，到現在還喊我先生，謝謝你不必這樣，下次喊我名字就得了。”

麗君笑的點着頭。並且歪了一下嘴，示他看一看這時的莎菲。於是，他便斜過身來。他看見莎菲的似乎好笑又似乎動氣的默頭默腦的樣子，他更加爲難了。他輕輕的問着她說：

“在看什麼？莎菲！”

“……”莎菲沒有回答。

“爲什麼不理我？莎菲！”

“……”莎菲仍舊默默。

歐陽萍若想，那個不幸的消息，難道她已知道了嗎？他搖着她的肩。但是，莎菲仍然是睜大眼睛望着天空，突然，淚，在她的眼眶裏開始轉動了。

麗君望着這樣的情形，說：

“爲什麼？莎菲！”

“我嗎？”

“人來了又不說話，人不來又想念！討厭，開玩笑只能一會兒啊！”

歐陽萍若也接着說道：“是問你。莎菲！”

“告訴你，我在看天空裏的浮雲。”

“浮雲有什麼好看呢？”

“很快！爲什麼擾亂我？嚶，一朵很濃很大的雲飛過去了！”

麗君搶着說道：“莎菲，你還在裝腔嗎？看我來打你！”

莎菲回答着說：“我裝腔，姊姊就要打我，別人整整的三天沒有來看我們，姊姊却不做聲。我不來！嚶，欺善怕惡，醜嗎？”莎菲斜轉身來向着歐陽萍若說道：“哦，哦，是歐陽萍若先生來了嗎？我不知道……不，我裝腔，對不起，失迎了！”

這時，歐陽萍若才知道莎菲之所以默默不語

了。他想回答她說：“對不起，以後我當每天都來看你們！”事實是不能夠了。他只好默默的不做聲。

末後，歐陽萍若要求莎菲去城外散步，莎菲答應了他。麗君因為急於要將絨線衫織成，而且走路感到乏力的原因，沒有同去。

今天莎菲回來的却很早，太陽剛打斜，鐘的短針，是指在‘IX’字上面。

※ ※ ※

麗君很驚奇的問着莎菲說：

“爲什麼這麼早就回來了？”

莎菲哭喪着臉說：“他已被指定和X師長去離開K省城約有三十里地的地方，圍剿一部份叛兵，明天早晨就得率領兩團軍隊開拔了。今天，他是特地來報告我們這個消息。”

“然而我們呢？”

“大概是因爲很近，不需要我們去吧？否則，也應當有着命令來了。”

“那末，有什麼傷心的地方呢？”

“如果叛兵一時圍剿不消，我們和他是一時不會見面的了。聽說，叛兵的一部是很有着戰鬥力的。我真不懂，一個宣傳主任，爲什麼也要被派出去作戰呢？”

“我也是這樣的想。”麗君說，“或者因爲戰事緊急起來，我們也被派到前方去。”

“我是很希望這樣。姊姊！不知怎的，我和他，我覺得是一天也不能夠分離的了！”

七

過了一星期的光景，就發生了這樣的一回事。

果如麗君和莎菲所料，叛兵的一部是很有戰鬥力的。而且據險死守，圍剿的軍隊是一點也沒有辦法可想。現在軍部再派一團兵士及二架軍用機赴前方去助戰。雖然救護隊的一隊已派到前方去，但是麗君和莎菲的一隊，仍駐在K省城裏，救護作

戰受傷而回的軍官。

莎菲每日只有焦急，一種莫明其所以然的焦急，似乎失去了一件什麼可寶貴的東西一樣。但是除了焦急，又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這樣的一回事情，就這樣的發生了。

一天下午，歐陽萍若被送回區省城來，他的左手掌是被槍彈擊傷了。

事情實在是緊急得很。接着，不斷的有幾個因作戰而受傷的軍官被送回來。

於是，麗君和莎菲們的工作，是漸漸的由閒空而大忙起來了。

當莎菲聽到歐陽萍若受傷的消息，她有點歡喜，又有點悲傷。歡喜的是歐陽萍若所受的傷並不怎樣的重；悲傷的是她不能夠每天的去看護他。但是，她想，現在總比以前一個在這裏一個在那裏，大家每天裏盼望着，來得好多了吧。可是，今天她是不能去看他了，因為他今天正被派定了軍醫處第一號病室裏值班，歐陽萍若是在第六號病室裏，

第一和第六號病室是兩個地方，離開有一里多路光景。因此，她又有點焦急起來。

晚上，她接到了一張短箋。這，是麗君轉託另一同事送來的。那上面寫道：

“莎菲：

我已見到歐陽萍若君。他的受傷，大概你已知道了。他的傷勢很輕，精神也好，這，是可請免念的。他說你不去看他，他很苦惱。關於你不去看他的原因，我已對他申說過了。在你有空的時候，務必去一次吧！ 麗君。”

莎菲讀完了這張短箋以後，像鍋上的螞蟻一般，只有急得亂轉，沒有辦法可想。“在你有空的時候，務必去一次吧！”他想，有空，誰還不去嗎？

接着，她聽得了一個軍官呼喊的聲音。她只好很快的跑過去了。那個軍官說：

“謝謝你，可以倒點水給我喝嗎？噢，看你好像失掉魂的樣子。”

她看了軍官的惡狠的臉，凶蠻而譏刺的聲音，

是使她更煩惱起來。但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她只好倒了一杯水，小心的交給那個軍官，並安慰他幾句，那位軍官才安定下來了。

鐘聲已報告十下了。

呻吟聲減少，屋子裏靜了下來，輕傷的幾位軍官，已經入夢了。

突然，莎菲似乎是想起了什麼一樣，很快但是很低聲的跑向坐在那一邊的兩位同事處來。輕輕的說道：

“我想和你倆商量一件事，可以嗎？蜜絲楊蜜絲馮”

蜜絲馮自點知道了，她回答着說：“啊，哈！想偷出去看那位歐陽先生嗎？”

“看愛人！”那位蜜絲楊說：“請我們吃點東西，否則不可以。”

莎菲很快的答道：“吃東西一定可以。”

“什麼時候來呢？”蜜絲馮正色的問。

“立刻。”

“好了，那末你去吧！”

但是那位蜜絲楊却拉住了莎菲的衣袖說：“帶什麼東西給我們吃！帶多少？”

“甜的，鹹的，一大擔！”

大家都被引得笑起來了。在這笑聲中，莎菲便溜到房門口去，四週張望了一下，很快的竄了出去。

外面的空氣很好，不像屋內那樣的悶人。天空裏有着月亮，也有着星點。

※ ※ ※

路上很冷淡。雖然只有十點多鐘的景，已看不到一個行人了。莎菲是加緊了脚步，向前進着。沒有一會，她便到了××會館的門前。

××會館的門是大開着。門口還點了一盞美孚燈，有點風，燈罩是被火頭煤黑了。站崗的兵士有兩個，一個是搨了槍來往的走着，還有一個靠着石獅子上縮着頸袖着手的睡着了。莎菲急促的步履才驚醒了他，揉了揉眼睛，看見穿白布背心的

看護，他臉上似乎表示着無關緊的樣子，又靠在石獅子上睡了。

莎菲走到廳堂上，四下一望，並見不到一個人影，好久，她才聽見在她的左邊，是有着談話的聲音。於是，她循着這聲音走去。這時，在她的背後，忽然有一個人喊着她的名字。她回過頭，原來是麗君。

“麗君姊姊，我來了。”莎菲低聲的說。

麗君只答了一句“很好！”便回過身來，仍舊向廳堂走去。莎菲跟着她。到了廳堂，轉了一個灣，到了廳堂的後面，經過一座院子，又是一個廳堂，最後，走到一個房門前停住了。麗君才喘着氣說道：“就在這裏。房間裏只有他一個人。快進去吧！”待莎菲正預備回話的時候，麗君已經匆匆的走了。她沒有喊她。她放輕了脚步走進房間裏去。

房間裏除了一張牀一張桌子和一條椅子以外，是空無所有，放在桌上的美孚燈的火頭是燃得很小。他是很安穩的仰睡在牀上。莎菲將美孚燈的

火頭擡大了一點，她看見睡在牀上的他的臉色，是現出頰傷的痛楚的模樣，她的心，似乎在被一把尖刀在刺着了。但一刹那她又感到了歡喜，在他的那有很濃很長的睫毛的眼睛上面，她又得着了一個新的發現了，就是，他的那眼睛上面又加了些可愛的痛楚的成分。

她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房間裏總是這樣的沉默着。她想：是喊他呢？還是不喊他？若果喊他，他現在却睡得很好，如果不喊他，自己的這次偷偷摸摸的跑來，未曾談話又偷偷摸摸的跑回去，未免太不值得；而且，在下次會見的時候提起這件事，他或許會怪自己也說不定啊。她躊躇了一會，終於走到他的身邊，輕輕的喊道：

“萍若！……萍若！”

他微睜着眼睛，吃驚似的問着說：“誰？”

“我，是莎菲呵！”

“莎菲？啊，哈！莎菲會來看我嗎！否則，那末一

定是個夢。”

莎菲苦着臉說：“那裏是夢呢？真的，莎菲來看你了！”

“哦！哦！”

“但是，你氣着我嗎？”

“沒有，莎菲！”

“那你爲什麼呢？”

“真的沒有。”歐陽萍若沮喪的淒然的答道：“我僅祇是想會見你！”

“萍若，現在我是來了。”

“很好！我很感謝你！”

“那末，你的手可以給我看一下嗎？醫生對你怎麼說？現在，還劇烈的痛嗎？”

萍若伸出他的左手來。莎菲替他解開了紗布，輕輕的掀去敷着藥膏的棉花，槍傷的地方現出來了。子彈是從手背打進，穿過手心，地位是在小指和第四指之間，因爲歪了一點，小指的骨絡是被打斷了。她看了以後，仍舊將敷着藥膏的棉花輕輕的

貼上去，又將紗布紮成原有的樣子，復問着她說：

“痛得很利害嗎？”

“一點。”他凝視着莎菲說，“但現在見了你，似乎連‘一點’也沒有了！”

莎菲很感動的說道：“我很是希望這樣。但是，我在第一號病室，是沒有那樣的機會來看你啊！”

末後萍若對她說，只要她願意，他是有辦法可想的。他預備明天向軍醫官要求將她調到這邊來。他又說了這邊的一些看護，除了麗君以外，對於工作都是有着隨便的厭煩的樣子；例如他現在想喝一杯開水，至少要想五分鐘才能到手的。他並且告訴他一些作戰的情形，和他怎樣的才受了槍傷；他說，那一夜他完全沒有睡，夜裏的戰事是非常的勇猛，直到早晨才平靜了下來。他在那時正預備從壕溝裏伸出頭來探望外面的形勢，但僅祇是左手剛抓到地面，對方便發了幾槍，他的左手就被擊穿了。他很慶幸自己，因為，如果等他將頭伸出壕溝以後再發槍，那末、現在的這裏，是不會睡着他

了。

他很是高興，還想繼續的說下去，莎菲阻止了他。她對他聲明，這乃是因為他的身體的原故。他不信她的說話，並且說他自己這時候精神很好，因為精神很好，一定是不會影響到身體的。末後，還是她說了是爲了她自己的身體虛弱的原故，他才默默的應許了。

這時候，麗君忽然在房門外喊着說：

“可以回去了，莎菲，已經十二點多鐘！”

莎菲站起身來，回道：“我知道了！”

歐陽萍若是淒然的望着她，直到她走近房門口的時候，他大聲的說道：“明天就準定那樣的辦了？”

“很好！就照那樣辦吧！”

他看着莎菲匆匆的走了出去。雖然是有着‘明天見’，但這時他的心裏却充塞着一種說不出的沉痛來。他凝視着漸漸離開他的莎菲的背影。直到他完全失去他的視線中的她的背影的時候，他才慢

慢的翻過身來，仰睡着，寬心般的閉上他的眼睛，那有很濃很長的睫毛的眼睛。

※ ※ ※

翌晨。

軍醫官因為歐陽萍若的要求，在午餐之前，就將莎菲派到第六號病室來了。

八

在莎菲靜默的時候，她常是這樣的想：當然的，自己已經深切的愛他了，而他呢，在他的種種的表示之中，在告訴着人們說，他也在深切的愛着她。是的，他愛他，他愛她，都成爲不可否認的事實了。所以，一種對於男性的懷疑和害怕，在莎菲的心中，已經早已完全消滅了。被認爲有着慈善心腸的，像一個誠懇的母親一樣的麗君，也是這樣的想。每當莎菲和歐陽萍若在談話的時候，他總是默禱着說：“前面沒有險峻的山川，沒有當道的荊棘，

沒有一切的障礙的物件，努力向前吧！有着真愛的青年們，敬祝你們戀愛成功萬歲！”

但是，莎菲對歐陽仍然有着不滿的心。她覺得歐陽太胆小了。除了要求在他的身邊多坐一會兒，談一會兒天，幾無其他的要求了，雖然有時也有着整夜談天的要求，和一會兒不見到她，他的心裏就感到難受的話。實在的，歐陽萍若實在是太胆小了。如果，他向莎菲有着其他的要求，莎菲一定是不會拒絕的。然而，歐陽萍若的要求是否僅止於此呢？莎菲也知道，是不會僅止於此的。其他的要求是醞釀着在他的心裏，達到了他的臉上，而沒有這樣的勇氣說出來；這，莎菲是看到了，這樣的情形，不但是莎菲感到不滿，連歐陽萍若自己也是感到不滿的。他是有着另一種原因，就是：自己愛莎菲是不可否認的了，但莎菲是否在愛着他，他自己還不能夠決定。現在如果因為要求而得到莎菲的輕視和拒絕，則不如保守現在的友誼的情感為佳。歐陽萍若想：如果莎菲能夠向自己說一句我愛你，則

任何樣的難堪的事情，都得像火山般的勇猛爆發的了。在莎菲呢，她也曾想到這一層。所以有時她想道：還是自己先發動吧，去吻他，去吻他的那動人的眼睛，而且撲到他的懷抱裏去……但是，因為女子應該保守女子應有的尊嚴——不是處女的尊嚴了，她並沒有實行她想舉動的舉動。

他和她，都感到難堪的苦悶。

光陰實在過得飛快，莎菲來到第六號病室，已經有半個月了。

因為要看護傷勢很凶的一個軍官，接連着有兩天一夜，莎菲沒有來看萍歐陽若。她很想悅身一會兒，來看一看他，但總是被一件什麼事情纏住了。第二天的晚上，軍醫官才派了一個同事來繼續看護這個軍官的職務，她才得走了出來。兩天來的麻煩，及一整夜沒有得到絲毫的睡眠，她是疲倦到萬分。回到宿處想假寐一會，先還是像有着什麼事般的老是閉不下眼睛，後來却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睡着了，直到翌晨才得醒來。

她整了整頭髮，理了理衣服，匆忙的洗了個臉，連點心也沒有吃，就跑到歐陽萍若的房間裏來了。兩天未見，大家倍覺親熱起來。他，歐陽萍若苦着臉，懊傷的說道：

“啊！你來了嗎？莎菲！”

莎菲感動的回着說：“是的，我來了！”

歐陽萍若默默的不發聲，只是癡呆了般的凝視着她。莎菲繼續着說道：

“手怎麼樣了呢？而且這兩晚睡眠得好不好呢？”

“謝謝你！”他略停了一會兒說，“這兩天的夜，我是覺得特別的長！”

“長？”她的臉上有點發燒了。她似乎失去了知覺般的，回答他說：“是的，這兩天的夜，我也是覺得特別的長呢！”

接着，便死一樣的沉寂。他倆感到空氣的悶人。莎菲將窗打開了一扇。溫和的太陽，照着墮地的枯黃的樹葉。小風習習作響。

等了一刻，他用着低的顫抖的聲音說了：

“今天晚上我這裏是不是你值班呢？莎菲！”

“是的。”莎菲也用着低聲答。

又靜默了一會。

歐陽萍若突然的說道：“我……”

莎菲是出神的睜大着眼睛望着他。她覺得這時候任何什麼都要像火山般的爆發了。歐陽萍若又似乎感到害怕的樣子，沒有繼續的說完他的這句話。莎菲是戰慄着聲音，有意的問着說：

“你，你要說什麼呢？”

“我嗎？我……”

“說吧！你要莎菲怎樣呢？”莎菲振起精神，大聲的說道：“如果，是叫莎菲赴湯蹈火，只要你說，莎菲是沒有不可以！”

歐陽萍若靜了一會，本想說：“假使我說：莎菲我愛你！你能不能答應我呢？”但他却沒有說出來，他祇是說：“我，我很熱，莎菲，請你再開那邊的一扇窗！”

莎菲呈現着懊傷的樣子，將那邊的一扇窗打開了。末後，她又回到橙子上坐下，頭靠着牆壁。胸部起伏得很厲害，眼睛是閉着的。

不久，她似乎睡着了。緊張着的歐陽萍若的精神，是漸漸的漸漸的平靜了下去。

九

過了幾天，是元旦。

早上，莎菲打扮得很齊整，親自去買了些新鮮的紅色的花，回來送給歐陽萍若，算是她的元旦的敬禮。

這一天，歐陽萍若也一早就醒來了。他很是快活，因為醫生在昨晚對他說，他的傷勢已漸漸的復元，明天定可以起牀活動活動身體了。現在，莎菲給他弄了些熱水來洗臉，並且替他在箱子裏檢出一套乾淨的軍衣。末後，他看見莎菲送給他的紅色的鮮花，他幾乎快活得發狂了。可是，他是忽略了

這一層，他沒有預備點東西送給莎菲。想了半天，總是想不出好的東來，末後，他才看見自己手指上所帶的金戒——這金戒是他父親遺留給他的紀念物，他是毫不躊躇退下來遞給莎菲。他聲明着說：

“祝你像我父親般的勇敢和堅決！請不要誤會我有着其他的惡意！”

莎菲笑了一下，接了他的戒指。並且，立刻帶到自己的手指上去。說：

“何必定要這樣的一個聲明呢？”

“……”歐陽萍若漲紅着臉，說不出一句話來。

下午，經醫生的許可，他伴着莎菲到外面去散步一回。

在街上閒逛了一會。街上略為有點關於元旦的慶祝，‘戰事的可怕’，是深深的鎖住了民衆的心。末後，他倆走向城外來了。

風小！太陽溫和。樹頭已有綠芽。確是春天的氣候了。

歐陽萍若似有所感的說：“這樣好的天氣，這

樣好的地方，怎麼竟看不到一對青年情人呢？”他奇怪的搖着頭，“怪事，怪事！”

莎菲天真的斜過頭來笑着向他說：“如果你有情人，那一定是要攜手到這裏來了。”

“啊，真的。”

“那你爲什麼不這樣的做呢？”

“做？但是情人在那裏呢？”

“情人在那裏？”莎菲微笑的打趣的口吻說，你還不知道，現在有一個女子，愛你幾乎愛得發狂了！”

“誰個？你說！”

莎菲沒有做聲，只是笑。

“誰個？你說！”歐陽萍若再問。

“誰個？你不知道，我怎麼知道呢？”

實在是出乎莎菲的意料之外，歐陽萍若聽了她的說話以後，就默默的不做聲了。他反來臉紅起來了。因爲莎菲老是望着他。

他窘極了，他想回去，他們轉了身。鳥兒的鳴

聲，似乎在歡送着並肩的他倆。各人的心裏，都有着一件難說的事情在衝突着。

晚上，歐陽萍若睡了。但沒有睡覺，只是在疑神的想。

莎菲坐在小橙上，低聲的唱着歌：

“有一株異卉，
生長在絕壁；
香似幽蘭——幽蘭沒有她的幽。
色似桃李——桃李不及她的豔！
但，缺少了個多情的，
真摯而勇敢的護花使香，
一任她飽受受着——
風，霜，雨，雪的殘摧，
直到枯謝！”

這歌，歐陽萍若似乎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了。但現在聽起來，只覺得更幽雅，更淒涼，一點兒也不覺得重復的討厭。他又感動了。

“爲什麼要唱這樣的淒涼的歌呢？”歐陽萍若

問。

“淒涼的人只有淒涼的歌呵！”

“我不歡喜這個。你能換一個嗎？”

“不能，因為我不是一個快活的人！”

“你有什麼痛苦啊？”

“是的，我的痛苦很多，但是，誰能知道我的痛苦呢？誰能解除我的痛苦呢？”

他想舉荐 他自己是 解除她的 痛苦的唯一的 人，他沒有說出口來，他的熱情，是被他自己的‘害怕’壓制住了。

末後，他才叫她坐到他的牀沿上去。她應許了他。他說了很多的安慰她的話，並且斷定了是不會沒有解除她的痛苦的人。

他看見莎菲竟應許坐到他的牀沿上來，並且很柔順的聽着他的安慰。他想：莎菲在愛我了！他的胆漸漸的大了起來。

這樣的談了很久的時間。莎菲看見他將手伸出被外已經多時，所以她說了：“趕快將你的手放

進被裏去！冷，傷口剛好，多受寒是不行的！”

他低聲的戰慄回答着說：“哦，哦！但是你能不能替我蓋一蓋被呢？我手痛！”

她應許了他的要求。可是她是萬萬沒有想到，在這一剎那，她的手竟會被歐陽萍若緊緊的握住了。歐陽萍若乞憐的望着她，抖着聲音說：“莎菲，莎菲……”莎菲快活的望着他。她想：他既因手痛不能蓋被，但怎麼卻會將手伸出被外來？所以，如其說他是因手痛不能蓋被，則不如說是想借這個機會來握她的手罷了。

實在的，當她的手被他握緊着的時候，她覺得又歡喜，又害羞，而且，她覺得他的胆子突然的這樣的大了起來！同時，她又想將她的手抽回來，但他是握得很緊；她也不願抽回來，不但不願，而且，她將她的身體投向他的懷抱中去了。他，他用他的左手，那受了傷的剛才還呼着痛的左手，緊緊的抱往她的右肩。她，便在這個時候，在他的那有很濃很長的睫毛的眼睛上面，深深的重重的吻了幾

吻。

久已涸竭的她的心胸，這時，像荒田得了雨水般的，復活起來了。

他繼續的抖着聲音說：“莎菲！莎菲！”

“莎菲已經在你的懷抱裏了！”

“啊，我在莎菲，我愛的莎菲，我久已愛着的莎菲！”他頻頻的像嚙語般的呼着。

“你久已愛着的莎菲”她快活的問：“那末你爲什麼不在那‘久已’的時候，向莎菲表示你的愛呢？”

“我不敢！”

“爲什麼？”

“恐怕惱怒了你！”

“我是不是會惱怒你？”

“這，那時我並沒有想到嘛！”

“如果那時冒險一下呢？”

“死也不會的。如其因冒險而得了你的惱怒，則不如讓我永久像那樣‘不敢’的和你有時常會見的地步。”

“如果那時我不會惱怒你？”

“如果那時 你不會惱怒我，那末我現在想起來，實在是後悔極了！”

“那末你現在怎麼竟敢了？”

“連我也不知道。我覺得我的血沸騰着，我的手就動起來了。”

“你是不二十四歲？”

“一點也不錯。”

“像這樣的年齡是不會這樣胆小的。”

“可是，我就是這樣。”

“爲什麼？”

“那我可就知道了。”

“你有沒有戀愛過？”

“這是我的初次。”

“唔？她有意地說，“我不信！”

“請你相言我，我是不會說謊的！”

“在已往，難道沒有女人愛過你嗎？”

“就是你！”

“其他呢？”莎菲不快似的說“不，我是問你已往。”

“或許有的。”

“那你爲什麼不愛那愛你的女人呢？”

“我不敢！”

“爲什麼？”

“也是因爲恐怕惱怒了她們。”

“如果現在她們不惱怒你呢？”

“有了你，我死不會愛她們了？”

“現在，對我是否還有着‘不敢’呢？”

“我的胆量天樣的大了。”

“我不信！”

“不信？你就看我來吻你！”

“一切，是否永遠像現在這樣的呢？”

“直到我的死去！”

他倆是這樣大胆的擁抱了起來，並且沒有絲毫的羞愧和躊躇，他倆又吻着了。

這時，外面突然的有一種聲音在響着。

莎菲起了身，走到房門的外面，但沒有看到什麼東西。她很是懷疑這個聲音的由來。

她慢着步兒仍舊走到房裏來。她想，這，或者是自己心裏懷疑的原故罷。

歐陽萍若問着說：“誰？莎菲！”

莎菲答道：“我並沒有看到什麼！”

“這個聲音是什麼地方來的？”

“是的，我也是這樣的想。”

歐陽萍若沉思了一會兒說道：“我不怕，我們不怕，我們的愛，是神聖！純潔的！只要我們願，誰也不能干涉我們，誰也不能笑話我們！是的，怕誰呢？來，莎菲，到我身邊來？”

莎菲很快活的走近他的身邊。說：“萍若，真的，你的胆，是已經這樣的大了。”

“因為我愛你！”

於是，他倆又親熱的擁抱了起來。他的嘴唇和她的嘴唇，又連合到一處來了。

外面又有了聲響。歐陽萍若鬆了手。莎菲從他

的懷抱裏坐起身來。她凝視着房門口。她理着她自己的頭髮。

門響處，麗君珊珊的進來了。她的臉上堆滿着快樂的笑容，這笑容是足以表示她對於任何事情都已知道了的樣子。歐陽萍若和非莎都低下頭來，莎非在玩弄着她自己的手指。

* * *

第二天，麗君遵了歐陽萍若的請求，替他和莎非辦了訂婚的手續。晚上，歐陽萍若請了麗君和莎非去K省城最著名的××餐館晚餐，大家很快活的飲着酒。席間是沒有第四個人。

+

生活是這樣的很幸福的過着。一個多星期後，歐陽萍若的槍傷是完全的復元了——雖然手上還有着一個洞。在這時，叛兵也已漸次的肅清，開拔出去的軍隊，也已絡續的班師歸來。

忙的時候實在是太忙了，閒的時候又實在太閒了，麗君是這樣的感覺着；可是，現在的歐陽萍若和莎菲呢？他倆並感覺不到閒的苦惱，却感到忙的時候是苦惱的。歐陽萍若和莎菲，何嘗有着閒空呢？他倆是覺得比忙的時候還要忙上幾十倍，但是他倆，却說不出他們忙的是什麼東西。

可是，莎菲這幾天却閒下來了，這幾天歐陽萍若未曾來看過她。她是極其苦惱，似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使她躊躇着。麗君也曾問過她，但沒有得着什麼要領。有時，她也曾和麗君談起她自己的已往的事情，麗君有點懷疑。所以她問：

“對於歐陽，你難道發現了什麼其他的事嗎？對於你，他是假的嗎？做作的嗎？”

“他很好，他沒有欺騙我！他的舉動，就是他的本來的性情的表示，沒有做作，”

“我很懷疑了，歐陽萍若幾天沒有到這裏來，巧得很，自從歐陽去後的那天晚上，你就有點不自然起來，不快活起來。”

“並沒有什麼事情。他沒有來，大概是有着事情吧！”

“那你爲什麼又想起已往的事呢？”

“我覺得那是一件很可惱的事情。”

“那是過去的了。只要現在幸福！”

“是的，我現在是過分的幸福了！”

“那你爲什麼總是這樣的不開心呢？”

“……”她沒有回答。

今天，她接她歐陽萍若的信。麗君問她說：“信上說的是什麼？”

“他約我晚餐後到××公園去。”

“其他呢？”

“沒有說什麼了。”

“那你去不去呢？莎菲！”

“現在我還沒有決定。”

“我希望你能夠去，莎菲。”

“請讓我考慮一下吧！”

麗君漸漸的走了開去，自語着說：“這，這到底

是爲着什麼呢？”

入晚，莎菲決定去了。

六點鐘出門，六點三刻到了××公園。

在公園裏，她繞了一個圈，末後，在一個小橋旁，她遇到了歐陽萍若了。

※ ※ ※

歐陽萍若似乎很害羞的望着她。她走過了那座小橋，她沒有和他答話。他跟在她的後面。末後，他倆走進一個茅亭裏面，並着肩的坐了。歐陽萍若懊傷似的說：

“我恨我自己，莎菲，恕我吧！”

“爲什麼要恨你自己？”

“我恨我的胆現在竟會這樣的大了！”

“……”莎菲默默。

“並且，我還恨你！”

“這又是爲什麼？”

“我恨你曾經說過：‘現在，對我是還有着不敢呢？’莎菲！”

“……”莎菲又默默了。

以後，他倆沒有再談什麼。空氣整個的死寂了。莎菲立起身來，又躊躇了一下，便向茅亭的外面走去。歐陽萍若跟在她的後面。直到走出公園門口的時候，歐陽萍若才顫聲的說道：

“恕我吧，莎菲！”

“我愛你，我並沒有惱你。”

歐陽萍若像得了救的一股，頓時活潑了起來。在無人的街道上，歐陽四圍張望了一下，便突然的將莎菲挽着，在她的耳門邊重重的吻了一吻。

他倆在熱鬧的街上逛了一下。經過了一些餐館，影戲院，旅館，咖啡店，……他倆只是走着，並沒有停留。

※ ※ ※

當晚十點鐘的光景，一對青年男女，在一個大廈的門前徘徊着。男的是軍裝，女的是穿着普通旗袍。末後，他倆終於走了進去，

一排六盞電燈，照着門口橫掛的招牌，招牌上

是有四個金色的字：“× ×飯店！”

※ ※ ※

翌晨，當麗君醒來的時候，莎菲已坐在她的身旁了。她看見莎菲是快活得非凡，在這快活中，又隱藏了些神祕的疲倦的神色。

莎菲只是笑，麗君也被引得笑起來了。

“姊姊！”莎菲說，“我已經告知了歐陽萍若，關於我的已往的所受的痛苦。”

“……”麗君笑的望着她。

“他原諒我，並且，他還說我太封建了。”

“……”

“是不是，我太封建了呢？姊姊！”她是天眞的小孩子一般的再問。

她，麗君，仍舊沒有回答她。她沒有問她昨夜到什麼地方去，也沒有告訴她說她昨夜直等到十二點多鐘。她老是眯眯的笑着。在她的心中，似乎任何種的事情，她已經很清楚的知道了。末後，她才說出一句話來，這句話是非常的沉重和懇切：

“祝你永久像這樣的幸福！”

※ ※ ※

一切的難關，都已打破。‘愛’真的像火山般的爆發了。男的眼中的女的等於是一個柔和的天仙，女的的心中也沒有了對於男性的懷疑的心情。事情是很順的進行着。不久，他和她便正式的在區省城舉行了婚禮。

他們倆租了一個屋子。麗君由莎菲的要求，也住到這個屋子裏來，生活是極為安定和幸福，只要人們一走到他們這裏來，就是一個多愁的，痛苦的人，也覺得此地的空氣，的確是和別處不同，而被引起快樂的情緒來。

加之，前方的戰爭，因為遇戰必敗，遂由軍事會議議決，停止戰爭，待機再謀進展。這個消息，給劃入戰事區域的人們聽了，是多麼值得暢快的事，何況歐陽萍若和莎菲呢！實在的，他們的暢快簡直是‘非言可宣’了！

歐陽萍若是很少出外的，莎菲也是很少出外

的，他倆談着親熱的話，做着很親熱的舉動……總之，他們都嘗試着新婚時期的，那意想不到的，種種的愛的幸福。有時，他們也散步郊外，領略一些天然的野景。有時，歐陽萍若打趣着莎菲說：

“還記得幼年時期的扮新娘嗎？莎菲！”

莎菲凝思了一會。答道：“還受了媽一頓毒打呢，哼，怎麼不記得。那時的你的一種蠢像，你記得不呢？”

“噓，還說我蠢麼？你記得不，你還哭！”歐陽萍若突然的抱住了莎菲，很粗暴的吻了一下莎菲說，“現在，雖然已沒有媽來打你，但是你現在已真的成功了一個新娘了，但是我沒有看見你哭。”

莎菲聽了這句話，即刻露出一個哭臉：“啊，我竟忘了，好，你看，我哭了！”突然，她又改作了笑臉說，“不，不哭，我幸福，我真的幸福，我應當笑，大笑，笑那別人所笑不出來的幸福的笑！”

他們又互相的吻了一下。

歐陽萍若說道：“我不幹，你將我的嘴唇弄痛

了！”

莎菲鼓着嘴皺着眉孩子氣的低聲的說道：“我也不幹，你看，剛才擦了粉，又被你弄了一個嘴唇的印子哪！”

有時，他們也並着肩，參加一切的會議去。在議席上，他們似乎很嚴肅，但在棹子底下，他們的腳，却是極不規則的互相戲踏着。如果，莎菲被踢痛了而驚呼起來，大家問她爲什麼的時候，她祇是謎謎的笑着：“沒有什麼，大概是一個大臭蟲咬了我一口！”如果，被大家探知了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莎菲才指着歐陽率若說道：“大臭蟲就是他！”無疑的，大家都被引得前仰後合的大笑着。這樣的大笑，是要經過很久的時間，如果不是曾經笑而已笑好了的主席的喝止，總是不會罷休的。

所以，同志們對於他們沒有一個不羨慕得非凡。大家都這樣的說：歐陽率若是一個勇敢的誠實的男性，莎菲是一個美麗的溫和的女性：如今，男性成爲女性的丈夫，女性成爲男性的妻，新家庭的

幸福，實在是意料中的事呵！

六個月匆匆的過去。莎菲已有四個月的身孕了。這時候，正是令人煩惱的初秋。

十一

命運的主宰者，對於人們實在是無微不至的。給了人們以幸福，也得給與人們以痛苦。少了一樣，似乎便輕忽了他的責任之所在。

這實在是意料不到的一件事。當莎菲臨盆期的前二月，莎菲對於歐陽萍若有着懷疑的心了。

女子是善於懷疑的一句話，確實是很對的，而曾經受過愛的魚傷的善於懷疑，是更無反駁的可能。莎菲對於歐陽萍若的懷疑，也有着她的‘懷疑’的原因在。

某日遊公園，曾經遇到一位很漂亮的女士。當歐陽萍若告訴莎菲說“這是我們宣傳部裏一位新同志”的時候，那女人已經回過頭，身體像葉片兒

般輕的，很快的跑向身邊來，笑着說道：“歐陽先生，巧極啦，你也在逛公園嗎？”她斜過眼來看了看莎菲“想來，這位便是尊夫人，聞名很久的莎菲女士吧？恕我自己介紹：我姓陳，我的名字叫做文鵬。”說着，她又很天真的打了一下歐陽萍若說，“真的，知道我的名字歐陽主任不替我介紹，我只好自己介紹了！”

歐陽萍若回答了文鵬說，她就是莎菲。莎菲和她行了初次會見的禮，說了些其他的客套的話。不知怎的，莎菲對於文鵬有點討厭，她覺得，一種舉動雖然說是天真，也實在是太過於輕浮了。

文鵬仍然是說到這裏，說到那裏，並且問莎菲有了孕身體有什麼變化以及小孩子在肚子裏假使手舞足蹈起來豈不是要嚇死人的話，直到他們離開了公園分道歸去的時候。

至於這位漂亮的女士，文鵬，的確是宣傳部的一員，而且來到這裏並不久，僅僅只有一個星期的光景。據莎菲聽人對於文鵬的說話是這樣的：文鵬

是美麗窈窕而且天真的，一看便能夠引人歡喜的一個年青的女子。她還有着孩子氣——雖然已經將近二十歲了，會玩皮；對於任何人都沒有什麼拘束，只要她和某一個人會了一次面，以後無論如何這某一個人會被她弄成好像久已認識的熟人一般。她是沒有什麼壞的念頭，她的嘴裏所說的，就是她的心裏所想的。她很爽直，驕傲，不肯輕易示弱與人。如果有人欺了她的話，她一定要報復一下，否則，她就要哭了。人們說她是一個極天真的毫無拘束的一個女性！莎菲却不很以為然，她覺得這個女子是過於浮滑了。

意想不到的，從公園裏會見一次以後，第二天文鵬就跑到他倆的家裏來。這在莎菲是非常的不高興，而且引為可惱的事。莎菲為什麼要不高興引為可惱的事呢？她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

至少，她以為文鵬的談笑，是太不客氣了，而且，任意的翻閱整有秩序的書報，和搜索抽屜。至於亂蹤亂跳，任意的唱歌，那是不用說的了。麗君

麗君剛好不在家裏，而留下來的尙未織成的手套，她也得擎在手裏不問錯與對的亂織一回。而最使莎菲難堪的，是她老是向着歐陽萍若做着鬼臉，有時，竟拉歐陽萍若的手跑向外面去，挨近他的耳朵說笑幾句，又拉了他的手跑向裏面來。雖然莎菲關於男女性間的問題，是非常的開脫，並不是像他的父母般的有着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的思想，可是，對於歐陽呢，多少是不同的。這，她是覺得，對於她的本身是有着非常的利害的關係。

因爲，莎菲的‘不高興’和‘苦惱’是在暗地裏，所以歐陽萍若是並不覺得，天真的文鵲，是更不必提了。事情反來因爲這樣弄壞，接着，他倆的住處，便常有文鵲的蹤跡。

常來，的確是很糟糕。歐陽萍若成爲文鵲的爛熟的人，文鵲是比較的更放肆了。爛熟就是進步，進步就是更使莎菲難堪！現在，在莎菲眼光中看來，女的確實對於男的有意，男的也不能說對於女的無情！雖然，女的見了自己還極親熱的喊着姊

姊，男的對於自己的愛仍舊像火一般的沒有減低。實在，事情並不能完全像這樣的判斷，潮來猶如迅雷不及掩耳，潮落不見得又是兩樣。她想：文鵬實在是太浪漫，太漂亮了；女子有了其一已經了不得，何況雙能兼有？如果自己是個男子的話，現在說不定已受了她的迷惑了。

文鵬到他倆的家裏來，是越來越密了。從公園會面到今天是整整的十天，而她却來了有十三四次之多。莎菲是更加注意了。可是，莎菲當面，他們也是如此，躲在隔壁房裏偷聽，他們也是這般；雖然‘如此’‘這般’是相等，但無論如何，莎菲總覺得事情是實在有點不尋常。並且，還有着這樣再奇怪也沒有的事：如果，這一天歐陽萍若在家，家裏總是有着文鵬在，如果，這一天歐陽萍若不在家，就也看不到文鵬的足跡。事情要就是不注意，一注意，便覺得事情真的會巧得這樣的奇怪。於是，莎菲由討厭苦惱爲變爲注意，由注意而變爲懷疑了。

因爲懷疑，她不得不煩悶；因爲煩悶，她不得

不苦惱。她想：如果自己所猜想的竟真的成爲事實，那實在是最不幸的一件事了。

這時候的歐陽萍若對於莎菲，在情愛以及其他的任何方面，由莎菲自己看來，仍舊是沒有什麼變動。她常時的給自己一種強有力的解釋：“這大概是我的多疑罷！自己實在是太會嫉妒了！”繼而一想，她覺得在舉動言談以及一切的方面看來，事情確實有點不尋常！每當歐陽萍若吻着她的時候，她的心裏却在想：“愛，愛，一旦破碎，毫無疑義的，比裂帛還要快上千倍呵！我終究是不能夠知道，那不可推測的男子的心！”她覺得有點傷心，所以，哭了。因爲接吻的時間，是快活的，快活，而莎菲反來哭起來，歐陽萍若便很驚怪的問：“愛的，有什麼事情使你傷心？”莎菲却回答說：“我又想起我已往的遭遇了！”歐陽萍若安慰她說：“過去了！愛的，在幸福的現在，是不應當想起已往的。”莎菲顫着聲音問：“真的幸福的現在嗎？永久嗎？”歐陽萍若混快的而且更驚奇的回答她說：“永久！我可以發誓的

這樣的說。但是，什麼地方使你感到懷疑呢？”莎菲微搖着頭：“不盡然！”歐陽萍若問：“爲什麼呢？”而莎菲却默默不語了。她不願將她所苦惱的說出來。她想：如果，自己所想的是不對，說了反來是多事；如果，自己所想的是對的，則說了或者事情因之而更爆發得快；與其事情因說了而爆發得快，則不如在未爆發之先，想一個妥善的方法，使這爆發失其效用。於是，歐陽萍若和莎菲，都被一個不相同的問題，而在同一時間內，輾轉着。

在麗君一方面，因爲她現在擔任了某項工作，成天的不很在家，她還沒有看見文鵠是怎樣的一個人。在莎菲的口中所聽到的關於文鵠的容貌，舉動和言談，她也覺得：情實在不能不承認是有點可惱。不過，她總是勸慰着莎菲，叫她不必多疑，事情必須慢慢的探討，才得知道底細；並且，由她再三思慮的結果，她堅決的承認歐陽萍若不是一個奸刁，浮滑，虛僞，欺詐的人。

莎菲也很以麗君的說話爲然。但是，因爲彼此

猜忌，和平而愉快的家庭被擾亂了。

二十

事情由暗面的醞釀，而終於惹起了一個小小的小小的風波來了。

不是永恆的分別，而握手是表示着那樣的難捨。這，是莎菲在隔壁房間裏偷看而來的。偷看總免不了忽略，所以她想，二人或許已接吻，是也難料的事呵。而且，歐陽萍若與文鵬出外，足足的有二十分鐘還未歸來。她又想，‘懷疑終於成了事實’了，一切的舉動，是不可否認的已超過朋友的關係而上。她越想越難受，於是她哭傷着臉，踉蹌着脚步，奔向大門口去。

路燈很黯淡。天空裏沒有月亮。已經是十一月底的天氣了。她四面望了一下，路上却沒有一個行人。風在響，景象是非常的陰森。

突然一個很可怕的思想，攢進她的腦海：最後

的難關，或許也是在今晚突破了！男子的心，男子的心，那不可推測的男子的心嚙！

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眼前的景象仍然是如此。她只好垂着頭，回到裏面來。不過，她沒有回到自己的房間，她是向麗君的房間裏走去。房間裏沒有點燈，其黑如漆。

莎菲戰慄的喊了一聲“姊姊”！只有這喊聲在冷寂的空氣裏淒涼的旋繞，却聽不到回應。啊，麗君還沒有歸來呵！她摸索的摸向牀上去，悲傷的哭了。這時，壁上正‘噹，噹，噹，噹……’的報了十一下鐘聲。

伸着兩臂，而雙腳仍踏在地板上的，伏睡着的她的身體，只見顫動。麗君今天才換上的白色的墊被的一角，被莎菲雨蓆般的淚珠，弄濕了。她想想那個曾經欺她的可怕的流氓，她想想那長有很濃很長的睫毛的眼睛的，她想想那漂亮而且風騷的文鵬，她又想想命運不幸的可憐的自己。一種悔恨，悲傷，嫉妬，苦惱……是不停的在她的心的深

處，交錯的衝突着。越想越使她傷心，她更大聲哭了！

房間裏似乎充滿的魔鬼的一般，她大驚而且迅速的從牀上跳了起來，奔向自己的房間裏去。自己的房間裏只有使自己更傷心，而且，仍看不見歐陽萍若的影子。她告訴自己說：“事情雖然在現在尚未見爆發，危機已在四處伏下了！”沉默的在自己的房間口站了一會，突然大聲的說，“哼，真的，無論如何總跑不了那麼樣的一天！”接着，她便失了魂似的，似乎被什麼東西所支使一般的又奔出大門去。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呢？她自己沒有曉得，而且沒有想到。她只是迅速的走着，盲目的走着。街上的燈光雖然黯淡。但總能幫助人們目力，看他附近的東西，稍遠一點的，不過是模糊罷了。但她則覺得一片漆黑，好像旅行在黑暗的深淵，步走於可怕的地獄。

* * *

莎菲只是默默的走。當然，盲目的前進，是一

定不會感到害怕的。這時，她已從熱鬧街上，漸漸的走入於冷落的道路。

路旁只有樹，但是也可以看到幾所小小的洋房。這時，在這條路上行走的，除了莎菲，是看不到第二個人。仍然是有風。風雖小，但吹到人們的臉上，是感到像刀刮般的痛。路燈的罩子，被吹得像遇寒而抖的在搖動着，那照在地上圓形的燈光，似乎是跳舞般的，在來往的奔跑着。

遠處，聽到城市所聽不到的犬吠聲。

風加緊，而且怒吼着。樹葉沙沙的響，沙塵是突然迎面飛了來。天氣也是變化莫測的。天空剛剛有了烏雲，細雨就飄飄的下了。

莎菲受了風與雨的吹打，精神爲之一清。精神一清，她反來呆住了。她自語着說：“呀！爲什麼我要跑到外面來呢？難道，現在，我是發癡了啊？”並且，她覺得自己的腹部在不住的震動，兩腿感到酸軟了。這時，她只好藏身於一顆大樹底下。望望自己的腹部還在震動，她不覺得又哭起來了。

她搖搖頭，感歎的說道：“孩子喲，在你還沒有出世之前，你就將要失去你的爸爸了！”因為話是十分的淒慘，在風雨飄搖的郊野，她不由得更擴大了她的哭聲。

站了一會，想了一會，哭了一會，最後，她想回家了。但是，雨却越下大，她只好無可奈何的仍舊在樹底下站着，看看眼前的令人煩惱的雨。她又感到孤獨了。

不久，她又覺得歡喜。因為，打在地上起花或起泡的雨點以及從雨林望過去的人家住屋裏所發出來的燈光，是特別的饒有一種風味。她想：‘戀愛’有變化，‘自然’也有變化，不過，‘戀愛’的變化是使人痛苦，而‘自然’的變化却能使人歡暢。於是，她想從‘戀愛’的浪潮中自動的退出：取‘自然’為自己的唯一的終身伴侶。這樣，大家都會感到了滿足了，沒有了猜忌，也沒有了痛苦。這，是她第一次對‘自然’發生了愛好的印象。但是，這不過是一刹那而已。因為，在她的心之深處，是沒有那樣的能力，將

種得很固的歐陽萍若的印象放棄了的！末後她又肯定的自語着說：“爲什麼要將自己所愛的讓給別人呢？癡呵，癡呵！”停了一會，（她歪着頭，皺着眉，神情的表示，似乎在責問着她自己。）她仍繼續的說：“事情還沒有爆發！是的，在事情還沒有爆發之先，總有一線的希望吧？所謂希望，就是自己必須努力鬥爭。現在，我並沒有失戀——萍若對於自己並沒有什麼異樣的啊，何必這樣的無聊的悲痛起來呢？我應當回到家裏去，我應當回到家裏去！”語畢，她便冒着雨，毫無思索的，匆匆的走上歸途。

雨，依舊是很大的下着。

不久，她的衣服全濕了，鞋襪全濕了。她沒有顧到這些，只是匆匆的向前走着。腿部的酸軟，大概是因爲一時的衝動吧，並不怎樣的覺得，但隆重的腹部，和胎動，却使她有點感到難受了。

由冷靜的地方，漸漸的到了熱鬧的地方。在一僻靜夜館的門前，她遇着了麗君，

※ ※ ※

“從什麼地方來？”麗君驚奇的問。

不知道怎的，一見到自己所親近的人，眼淚會突然的在眼眶裏旋轉了起來；這時，要不是在街上的話，莎菲定已撲到麗君的懷抱裏去了。要說的話，是特別的多，但是却似乎是亂絲一般，無從說起。她只含糊的答道：“從那……那……裏……，不，我很難過，出來逛逛，遇雨了。”

她走上幾步，和麗君並了肩。

難過？麗君不須要問，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他皺緊了她的眉頭。沉思了一會兒說：

“真的，你太多疑了！”

莎菲懊傷的答道；“這並不是我疑心。”

“不是？如果歐陽萍若再和我親近一點，那你恐怕又要說不是好事了吧？”麗君歎了一口氣，“幸福，被你自己斷送了！”

“姊妹？……”莎菲顫抖着聲音。

“對於愛，你本是很開脫的人。關於歐陽萍若

和文鵲，不過，僅祇是友誼而已。怎麼，現在對於丈夫交異性的朋友，竟會嫉妬起來呢？莎菲，再得考慮一下！”

“因為，我始終忘不了我已往的遭遇。”

“畢竟你誤會了。莎菲！”

“我記得，拋棄我的那個流氓，也……”

“我知道的。但是，那個流氓竟能拿來和歐陽萍若相比嗎？告訴你，繼你後的那個女子，是不會不和你一樣的受着那個流氓的拋棄。並且，我能堅決的承認說，此後，還不斷的有着女子受那流氓的蠱惑，受那流氓拋棄的。”

“可是，歐陽萍若和文鵲的關係，實在是超過友誼的關係以上了。姊姊！”

“何以見得？”

“我看見他和她很難捨的握手……”說着，那在她眼眶裏旋轉的淚珠，是流下了。“女的告別，男的送她。告別的人當然是去了，送她的人是應當歸來，但是，送的人却也別了。是的吧？我等了二十分

鐘之久，還沒有見到歐陽萍若的歸來……姊姊！”

麗君又皺了一下眉頭。她想：難道，事情真的如莎菲所料嗎？但是她說：

“我看，歐陽萍若對你，並沒有什麼異樣。”

“大概時機還沒有成熟吧？”

“何以見得？”

“請不要固執吧！姊姊！”

這時，風小，雨亦停止。她倆仍不停的走着，家在望了。麗君沉默了一會兒說：

“想必，你出來是尋他的了？”

“我並沒有這樣的念頭。”

“那你出來，是爲着什麼呢？”

“我心裏這樣的一想，腳步就走出大門外了，出來幹什麼？是的，出來究竟幹什麼呢？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啊！”

麗君帶着憐惜的神情望着她。她的受了感動的淚珠，幾乎奪眶而出了。她說：“現在，對於這件事，你的意見和辦法是怎樣的呢？”

“意見嗎？辦法嗎？我，唉……現在，……我的頭腦是昏亂極了！我……我……我想不出來！總之，姊姊！我求你，求你！”

家到了。她倆默不做聲的進去。歐陽萍若正百無聊奈的，在讀着歌德的名著浮士德。麗君沒有驚動他，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換衣服。莎菲獨自走近歐陽萍若的身邊。

“等你好久了，莎菲！”歐陽萍若放下書來，望着她說：“啊呀，出外爲什麼不坐車呢？你看，你的衣服濕完了！”

“等我好久？”莎菲憤的反問。

“差不多已一個鐘頭。你看，現在已經十二點一刻了。”

“我等你却真的好久了！”

“爲什麼？”

“問你自己好了！”

“自己出去了，還說等我好久，那才真是笑話咧！”歐陽萍若大笑着說：“好，算你等我好久了吧！”

還氣得怪樣子嗎？快點換衣服，否則，病魔定要來找你！有孕的人生病，還了得？”

莎菲沒有做聲。她想：歐陽萍若在敷衍我吧？雖然話中似乎包含着熱情，但近乎是做作的。自己出去了許多時，還強辯說等我好久。唉，終究不能夠知道的男子的那不可推測的心。

而歐陽萍若呢，却替她脫下外衣，並且替她換上一件襯衫，在扣好衣鈕的時候，他吻了她一下說：“我知道你歡喜這件襯衫，我替你拿穿上了。我相信你一定是說我很聰明的！是不是？……雖然你不做聲，但我知道你的心一定是這樣的說。”莎菲非常的感動了，因為感動，她又流下淚來。於是，歐陽萍若很不安的問：“說給我聽吧！到底是爲着什麼事呢？莎菲！”莎菲沒有回答他，她心裏却說：“爲什麼？還得問我嗎？”她攢到牀上去，用被蓋着她的臉，睡了。

沒有一會兒，外面便有腳步聲。莎菲想，“是麗君吧？”果真，是麗君走進房間裏來了。她輕輕的翻

了一個身，將她的臉孔向着外面；臉孔雖然是被被蓋着，却露出一隻耳朵，和一隻微閉着的眼睛。她是一點兒也不做聲，只是靜靜的，凝着神，預備細聽關於自身的，歐陽萍若和麗君的談話。

她自語着說：“歐陽萍若和文鵬的戀愛，真和假，將在頃刻之間爆露了！”頓時，她感到空氣的緊張，她反而氣窒了。

十三

事情是很平淡的過去，並沒有像莎菲所預想的那樣的緊張。這，實在是使莎菲奇怪極了。

麗君是極婉轉動聽的將這件事情訴說了一遍。她說，無論如何，無論外界怎樣的談論和莎菲怎樣的懷疑，她總是肯定他和文鵬並沒有絲毫的關係。她解釋着說，歡喜談論他人的外界，是往往採取一些捕風捉影的事實來作為他們的談話的資料，而為妻的莎菲呢，則因為事情對於她的本身有

着非常利害的關係。但是，要想免出外界的談論，莎菲的懷疑，以及種種的誤會，只有他在近來必須避免和文鵬的會見。她又說，這種的避免，在他是一點也沒有難處，因為，她是沒有戀愛文鵬。如果要是避免的話，事情不但是外界談論和莎菲懷疑，連她也要懷疑起來了。末後，她又聲明着說，明白而聰明的他，事情是本來是不用她來多說的，只是因為莎菲的苦惱的情形，她是不能不來和他訴說一下了。

聽了麗君訴說後的歐陽萍若的態度，是意想不到會那樣的從容。他說，這個突然的消息，是使他十分的驚駭，十分的傷心。他是萬萬想不到的自己竟會被人懷疑起來了。他肯定的說，對於文鵬，他也覺得討厭，既討厭，為什麼又要和他常常的會見呢？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他說：“爲主的我，爲賓的她，我是不能夠不招待一下而將她逐出的，”至於和她握手，以及送她出外有二十幾分鐘之久，確是實在的事情，這，也是她的主動，自己

也不能不敷衍一下。他並沒有愛她，他非常鄭重的說，在他的心田裏，從現在直到永遠，只是有着莎菲，同時，他又替文鵬聲明着說，文鵬也不是在愛他，她的舉動和言談，對於任何人都是這樣的，並沒有什麼用意。有人對於她的批評：‘新的型’。或許是很對的。末後，她覺得麗君的‘要想免去外面的談論，莎菲的懷疑，以及種種的誤會，只有自己在近來必須避免和文鵬的會見。’話是很對的，並且，他非常的感謝麗君能告訴他的這個消息，否則，他一定是不會知道莎菲今天所傷心是爲着什麼。同時，她又惱恨了莎菲一回，就是，如果她早將她的意見說出，他一定是早已避免會見文鵬，而不至於鬧成這個樣子了。

麗君和歐陽萍若談了些其他的說話，方才告辭了出去。歐陽萍若苦悶的在房裏踱了一回，末後，才走到牀沿坐下，握着莎菲的手，並且替她擦去了眼角及頰上的淚痕。這時，莎菲才慢慢的將眼睛睜開了。她說：

“爲什麼擾亂我的睡覺？皮膚已見衰老的我的手，有什麼握頭呢？放下吧！”

歐陽萍若傷心的望着她，仍然是緊握着她的堅要抽回的手。他低低的向莎菲說了些非常懇切的話，並且承認事情無論如何是自己的錯誤。他哭一般的向莎菲說道：“莎菲，你不相信我嗎？你真的不相信我嗎？莎菲！”在這時候，大概是受了情感的衝動吧，她又是很傷心的痛哭起來。歐陽萍若仍繼續的說道：

“莎菲，如果你要我將心拿出來給你看，我一定可以的，只要是明亮的尖刀是由你親手交給我，並且是親口對我這樣的說：‘我要看一看你的心！’那我是毫無遲疑的取出我的心呈獻給你！”

她想：“是的？歐陽萍若和文鵬沒有什麼關係？我的觀察錯誤？”她實在不能夠解答出來，她又被新的疑問難住了。但是，事情總覺得有點不尋常，她以爲，歐陽萍若的剛才替文鵬的聲明，實在是多事了。是的，一個和自己沒有關係的女性，爲什麼

要替她這樣的洗清呢？他的確是有點愛她，何況文鵬是一個不能夠以言語洗清的人。繼而一想：“假的，我希望是假的呵！我的一顆已受創傷的心，是不能夠再受這樣的創傷了！但是，爲什麼我要這樣的多慮呢？”她極力的鎮靜了她的不安定的心，停止了她的痛哭，並且恢復她的原有的態度。她睜着眼睛，害羞般的望着歐陽萍若說：

“萍若，恕我再問你……”

“說吧，莎菲！”

“你愛我，真的是永遠的？”

“啊，要怎樣才能表明我的心呢？莎菲，我愛你，我愛你，真的永遠的愛你！恕我再說一下我曾對你講過的話吧，我愛你，直到我的死去！直到我完全的失去了我的知覺的時候！”

他倆擁抱，他倆接吻。莎菲理想中的家庭的幸福，在這片刻時間，實現了。她沒有了懷疑，也沒有了苦惱。疲倦似乎纏住了她，她是很平靜的在歐陽萍若的手腕中，漸漸的睡熟了。

第二天歐陽萍若告了假，整天的留在家裏。第三天也是如此，第四天也是如此。文鵬沒有來過，家庭的幸福，猶如是新婚時期的一樣了。可是，到了第五天，莎菲却發現了一個祕密，一個很可怕的祕密。

那是在早晨。歐陽萍若因為頭暈而出外散步了。莎菲却走到麗君的房間裏談了一會天。等到她回到自己的房間裏的時候，在書桌上發現了一張字條。那字條上是這樣的寫着：

“萍若：

你不來看我，但爲什麼又拒絕了我來看你？

因爲根本不懂，所以這樣的問你。你不告訴我，我也不打緊，好在事情已是過去了。

千急萬急！請你即刻到××公園裏去一次。

爲什麼？因爲有一個人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那個人，就是我。 鵬。”

立刻，莎菲的臉孔，變成像白紙一樣了。手抖了，眼睛睜得像白果般的圓。好久，她才呼吸過來

一口氣。她狂呼着說：「真的！真的！事情的確是真的！但是，怎麼辦呢？是的，我將怎麼辦呢？」

末後，她想將這張字條撕去，因為歐陽萍若沒有看見這張字條，當然的，是不會踐文鵠的公園之約了。繼而一想，她却想出一個好的方法來。她將那張字條仍舊釘好的放在書桌上，並且已弄皺的地方弄平了，很快的躲向隔壁的房間裏去。

大約十分鐘之後，歐陽萍若回來了。她是很清楚的聽見：開抽屜，撕拍紙簿，寫字的聲聲。以後，出去了。於是，莎菲又很快的回到自己的房間裏來。這時，桌上的字條，仍然是張字條，不過又是一張罷了。她讀着：

“莎菲：因為有非常緊急事情。午餐請你不要等我。 萍若。”

她冷笑般的說：“萍若，你聰明的萍若喲，你終於是中了我的計了！”

女的所寫的字條中‘一件重要的事’，男的所寫的字條中‘非常緊急的事情’，‘重要’與‘非常緊急’

就可想而知男的與女的的關係，是千真萬確的不尋常了。她毫無遲疑的從衣架上拿了自己的厚呢的外衣披在身上，沒有向麗君說明，也奔上了走向××公園的大路。

莎菲理想中的幸福的家庭，又破壞了。

※ ※ ※

男的從××公園裏的回來，女的也從××公園裏回來。女的回來還在夕陽西斜的時候，而男的回來却已經深夜了。

在房間裏，男的與女的是肅然相對。大家沒有什麼談話。在女的看來，這時候男的臉孔上雖表示着懷疑與驚恐的神情，而暗面則藏滿了充分的喜悅。

昨夜前夜大前夜，和今夜的情形是完全不同了。至少，女的是以為，昨夜前夜大前夜男的對於女的那種苦腦般的要求的舉動，原來是敷衍，原來是安定起了懷疑的女子的心，原來是假的。所以，現在想起了，只有使她難受，生厭，並且像吃了什

麼重油東西般的要作嘔。

照例，男的又撲向前來吻她了。而她却避了過去，很快的脫了衣服，先攢到牀上去睡了。男的用着不定的神情說：

“莎菲，爲什麼你又生氣了呢？”

女的仍然是不理他。不久，男的也攢到牀上來。女的老是睜大眼睛，仰視着帳頂，呼吸是非的急促。腹部又震動了起來。她並沒有哭，但是淚已從眼角分披下來了。男的先還是十分不安定，翻過來，覆過去，也曾喊她，也曾和她說話，因爲女的總是不理他，他是漸漸的漸漸的入夢了。

十四

過了幾天，是十二月初。

歐陽萍若和文鵬的交往，又恢復了已往般的親密的狀態。這，在莎菲眼光中看來，男與女的關係的程度，已如爆發了的火山一般，是沒有方法可

以遏止的了。

家庭擾亂得不安，雙方都感到痛苦。在這時期，理應是歐陽萍若向莎菲聲請離異的時期了。但却沒有。莎菲想，難道是歐陽萍若胆小的原因嗎！否則，又是什麼？

事情實在是出莎菲的預料之外，歐陽萍若並沒有向她聲請離異，而且，對於她的愛，仍舊像已往一般的熱烈。有時，她竟受了他的感戴，覺得自己是一個太善於過慮和懷疑的人。而歐陽萍若對於文鵲呢？却也是和已往的一般，沒有避免她，而且時常的偷出去赴文鵲的約會。所以說。歐陽萍若對於莎菲的愛，不但是不能免去她的嫉妬苦惱懷疑和憤恨，而去使她更加嫉妬苦惱懷疑和憤恨了。

“既愛我，爲什麼又要和文鵲交往？既和文鵲交往？爲什麼又愛我？難道，歐陽萍若是有着另一種特別的方法來處置這件使大家都感到痛苦的事情嗎？”她想到‘另一種特別的方法’，不由得寒慄了

走來。她傷感的說：“任便罷！隨便怎樣的處置，莎菲只有接受，是的，除了接受，莎菲又有什麼辦法呢？唉，男子的心，男子的心，實在是難以捉摸了！”

她想：已成功了這樣的形式的愛，的確是不能夠預料是否能繼續永久而不破裂的。總之，愛！世界上的男子是不會有着真愛的！實在的，所謂男子的愛，乃是誘惑女子，欺騙女子的一種非常利害的工具。

於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立刻現在她的眼前了。她想早日的離開他。因為，在歐陽，使他可以毫無阻滯的得到他的所需要的慾望；在自己，以免每日的悶惱，和看見破裂時的男子的那惡魔般的臉，實在，眼不見總是為淨的，何況這樣大家仍可以保持着原有的感情。繼而一想，她覺得這件事又很難辦到了，一方面，因為自己仍然是不甘心，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自己已漸漸的臨近生產的時期。

她只有在這苦惱的環境中，苦惱着。

日子是毫不停留的一天一天的過去，已經是

十二月中旬了。雪花飛過兩次，北風是每天的括着。家庭仍然是處於苦惱的環境中，沒有進步，但也沒有退化。

莎菲這時如墮入混沌的境界中，每日很少和歐陽萍若談話，也沒有和麗君計議事情是怎樣的辦法。她只有想到這裏，想到那裏，總想發覺痛苦之所以頻頻賜與她的原因。

實在的，父母爲什麼要生我的怨話，未免太近乎無聊；而自己幼年時期直到少年時期的一種好奇心的得來，這，父母是不能夠不負起完全之責任的。想起了自己的好奇心，不由得要傷心了起來，是的，怎麼能夠不傷心呢？自己的一生的幸福，是完全因好奇心而斷送了。因爲好奇，才得受了那個流氓的拋棄，因爲受了那個流氓的拋棄，接着便受了父母的驅逐。那時候，好奇心才離開自己而他去了。是的，什麼已經明白，什麼已經懂得，還有什麼能夠值得好奇的呢？於是，愛，就在自己的心裏油然而生。東西奔波，自己總算得着級自己認爲有

着真愛的馮陽，於是而戀愛，而結婚。但是，世界上的男子那會有着真愛的呢！想到這裏，她流着淚，傷感的說道：“現在，我又將受馮陽莽若的拋棄了？”

她又非常的懊悔，她覺得，自己不到T省去讀書，不受T省繁華的渲染，當然，是不知道什麼叫做戀，什麼叫做愛的；這樣永久的住在羅家鎮，混混沌沌的度過自己的一生。憑父母之主張，媒妁之言，嫁一個素不相識而也不知性情的鄉村中的樸實而忠厚的男子，養兒育女，服侍公婆和丈夫，豈不甚好？雖說，思想是封建的，生活是奴隸的，但久了也就慣常，想來，總得比遭受人間的，最難受的愛的痛苦要好多了吧！她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可是，現在是不行了！”

又是幾天過去。在莎菲的眼光中看來，事情是進步了好多。所謂進步，就是在馮陽莽若口中聽來的“最多也不過是朋友的關係吧”。莎菲想，這樣非常的關係，才承是朋友的關係，要到什麼時候，才

能算是愛人的關係呢？好，就是朋友的關係吧，由此，已可知道，終有稱作愛人的關係的一日。

有一天，歐陽萍若很煩厭的說了：

“莎菲，爲什麼你總是傷心個不了呢？”

“問你自己！”莎菲嚴重的答。

“照這樣的說來，你是真的認爲我和文鵬有着愛的關係嗎？”

“大概是這樣。”

歐陽萍若聳了一下肩：“何以見得？對你說，我可以發誓我和文鵬是沒有愛的關係的。可是，照你這樣的煩悶，痛苦，悲傷的樣子，反來使人對你不滿，而且覺到難受和討厭！”

“我早已知道 你對我有了不滿，難受和討厭了！”說着她大聲的哭了起來。

“可是我沒有愛文鵬。”

“好，隨便怎樣的說吧！各人的事只有各人知道，是的，我怎樣會知道呢？”

萍若氣憤的跑了出去。當晚沒有回家。

晚上，麗君想盡了方法，總是勸不止莎菲的哭聲。

※ ※ ※

第二天的下午。

莎菲獨自在向宣傳部的那條街道上走着。宣傳部離開她的寓所，約有二里多路的光景。她的脚步，並不因隆重的腹部，而錯亂而遲慢的。可是，在她尚未到宣傳部之先，天色已經是漸漸的漸漸的夜來了。

前天下了一天的雪，雪還沒有融化，今天早晨又飄飄的下起雨來。雪後又雨，街道上完全泥滑了。可是在正午，天空裏又射着很烈的太陽。天時真是變化莫測喲，在已晚的現在，一陣猛烈的風過處，雪又飛了起來。

大約五分鐘，她的肩頭和她的頭髮上面，已略略的堆積了些雪花。她沒有拂去牠，似乎沒有覺得這些，只是俯着頭向前走著。

未幾，宣傳部終於到了。她走了進去，並且找

到了文鵲，因為人很多，所以她將她拉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文鵲先還很快活的說道：“歡迎歡迎！姊姊真是希客呢！”末後見了莎菲的緊張的精神，離奇的舉動，才將她唬呆了，一聲不響的望着莎菲。靜默了一會，莎菲很艱難的說道：

“我要問你一件事情。”

“哦，問一件事情嗎？那末，你就問吧。啊，我被你嚇了一大跳呢！”

莎菲想：“我來，我知道你必定會嚇了一大跳呵，哼！”但她却說：“文鵲，你看到歐陽萍若沒有呢？想必是看到了吧？不？”

“啊，他嗎？是看到了。”

“在什麼地方呢？”

“在公園，我和她逛了一天的公園呢！”

“公園泥濘不堪，有什麼逛頭呢？”

“怪事，而我們則覺有着特別的風味。”

莎菲又想：真的，攜了戀人去逛刀山，不覺得生命的危險，而反來感到快樂的，何況是泥濘的公

園呢?接着她便問道:

“現在,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那我可就知道了,”

等了一會,莎菲震起了精神問道:

“想必,昨晚歐陽萍若是在你處睡的了?”

文鵬很奇怪的說道:“姊姊,這話怎講?”

“事情已經是非常顯明了,還裝假!”

“唔?”

“歐陽萍若愛你,你愛歐陽萍若,不是?”

“我更不懂你的說話了。”

“不懂?心裏大概很明白的吧?”

“唔?這話怎講?誰對你說的?”文鵬有點惱怒了。“但是,並沒有這回事啊!”

“狡猾得很呢!告訴你,昨天,你是和歐陽萍若開房間的吧?嘻!”

“開房間?好,你說我開房間,就算是開了房間吧!”文鵬是真的惱怒起來了。

莎菲冷笑了一會,未後肯定般的問道:

“無異議的你是愛他，他是愛你的了！”

“就這樣的說吧，我愛他，他也愛我！你又怎樣呢？”

“還敢怎樣嗎？”說着，她似乎已得知了完全祕密般的，離開了文鵬，走出大門去。這時，她還聽到文鵬向大衆哭喊着說：“莎菲說我和歐陽萍若戀愛了……”她覺得這個女子實在是太無恥了！她想，雖然無恥，但却比歐陽萍若好得多，說話是非常的爽快，不像歐陽萍若那樣的吞吞吐吐。人們說她是一個毫無拘束的女子，這並不是虛言啊！

事情已經證實了！火線已燃，瞬間便能看到火的爆發！希望是變了失望了。

失戀的痛苦，現在她是真的感到了。她覺得失戀的痛苦和任何痛苦都不同。她知道，往日受了那個流氓的拋棄，並不是失戀的痛苦，而且受欺後的傷心；現在，却不是受欺後的傷心而是失戀的痛苦了。是的，對於那個流氓，她是爲了要解決自己的好奇心，對於歐陽萍若，她是愛他的喲！

莎菲低下頭來走着，亂想了些一切的事情。未後，她咬緊了牙關，狠狠的躁了一下腳，表示着事情就照她心裏所想的那樣而決定了的樣子。這時候，她忽然聽到在她的背後，有着重重的急促的腳步聲。她回過頭，向她追來的，原來是歐陽萍若。

“莎菲，從什麼地方來？”

她沒有理他。

“恕我吧！昨天我是不能夠不動氣了。”

她仍舊是默默。繼而又想：“請你不要再向我這樣假意的多情！要知道，你已留不住我了，我也不會再看你的最後的臉色！一切我都已知道，並且我已決定了我的宗旨。”

歐陽萍若又。她左手臂，放在她的右手灣中，並着肩，默默的走着。

※ ※ ※

第二天，在歐陽萍若和麗君都已出去了的時候，她便匆匆的檢拾了些自己必須要穿的衣服，和取了一些現金，並且寫了兩張留條，一張是給歐陽

萍若，一張是給麗君，然後，再叫了一架洋車，駛到江邊的××輪船碼頭。

紅歐陽萍若的留條是：

“萍若君：

我離開你，一是爲了我，二是爲了你。從此我可以免除許多的痛苦，你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慾望。一舉兩得，而且，大家也可以得保守着原有的好感。

請你不要追我，也請你不要紀念我，我不會消極而短見，我當珍視我的身體。活着，活着，活着，活着，忍受人間的一切的痛苦，直到我的死去。

還須要告訴你的是：我的要穿的衣服，以及你放在家裏的三百四十元的現洋，都是我帶去了。不告而取，得請你原諒！

其他似乎沒有什麼要說的了！臨了，我當敬祝你：

成功！幸福！健康！！

莎菲留書。”

給麗君的留條是：

“親愛麗君姊姊：

因為事情已萬分的嚴重，因為要免去自己更深一層的痛苦，因為要保全我和萍若的原有的感情，我是不能不和我的親愛的姊姊分離，而去懺悔我的一生。

姊姊待我以摯誠，姊姊愛我以真心，而我却不能永遠的伴着姊姊而他去，實在是應該萬死，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本來，關於我的出走，是要和姊姊商量的，但是恐怕姊姊留住我，所以在事先沒有告訴你。此後，我到了任何的地方，我也不告知給你我的地址了，因為姊姊會告訴人，人會來尋我的。苦衷如是，想來定蒙鑒宥。

話多如絲，不盡欲言。總之，請你不要以可憐的莎菲妹妹，丁零孤苦，淪落天涯為懷，則幸甚矣！

祝健！ 十二，二十四，你的菲妹泣書。”

這時，輪船已漸漸離開邊岸了，漸漸的遠了，漸漸的看不見了。莎菲却仍然倚立在甲板上的欄杆邊，向着前面呆呆的望着，似乎是依依不捨的在K省城作着訣別。她嘆了一口氣，非常傷感的說道：

“愛，世界上是不會有着真愛的。所謂愛者，男子以作標準的是色，女子以作標準的是金錢。色和金錢的合流，加之互相欺詐，虛偽，陰險，愛，於是建立了！而我，莎菲呢？她是忽略了，錯誤了……”

十五

以上的都是莎菲在綠水村突然的遇見了文鵬以後，狂了般奔到自己的臥室裏，壓在牀上的時候所回憶的四年前關於自身的真實的經過。

這時候，譚苦似的風仍在吹着，悲戚似的雨仍在下着；夜，已漸漸的退了去，東方是魚肚色了。不久，牆上便報了六下鐘聲。

本來，她還是要回憶下去的，實在，她的回憶，怎麼會就止於此呢？她在輪船的時候，腹部因了極烈的震動，在當晚就生產了一個男孩。她雖是初次生產，但她因為是學醫的，所以生下小孩以後的種種的手術，自己做來也並不感到困難。孩子很像他的父親，望了孩子的臉，以及那也長有很濃很長睫毛的眼睛，她不由得傷心痛哭起來。不幸，孩子因為未出世之前，母親的氣憤傷心憂愁，以及營養的不良，所以只享了十三分鐘的陽壽，便死去了。她困難的爬下牀來，用衣服包好了殮屍，走到外面的甲板上，祕密的將孩屍拋向江中去。船到S埠，她的身體是已經衰弱到不堪了。以後便到西子湖濱去養病，在外面浪遊了多時。發生了自殺的心情，而這樣的心情是被自己壓制住了；末後，她終於來到這離開A縣城十餘里地的綠水村，直到昨晚遇見了她，那個叫做文鵬的女人。這些事情，她是不會忘記的，她能夠像說書一般的，將這些事很詳細的很有秩序的說出，但是，詞臥室的兩個看護，在這時候

已經醒來了，她倆的問話，是打斷了莎菲的回憶。

“已經醒來了嗎？莎菲！但是，現在你覺得你自己的身體和精神是怎樣了呢？”

“謝謝你！我的身體很好，精神也不覺得怎麼樣！”莎菲回答着說，接着，她便爬起身來。她的身體實在是衰弱極了，眼前頓是一團漆黑，不由得又搖搖的睡倒下去。那個年紀稍大一點的看護又說了：

“啊，莎菲，你有病了吧？”

話，莎菲是聽到了，但她實在沒有那樣的能力來回答她，只是很急的喘着氣。

“啊，莎菲，你有病了吧？”看護又問。

好久，莎菲才吐出一句話來：

“或許是的了。”

“那末，何必要起身，還是好好的睡一會兒吧！等一會，我替你請醫生去。”這時，她倆的衣服已經穿好了，走下牀來。

“不，我想起身！我想看看那個女人。”

那個年紀小一點的，很關心的說了：“不要去
看那個女人吧！我想，你去看她，她一定會使你更
加難受的。”

莎菲嘆了一口氣，答道：“不，我要去看她！難
受嗎？任何樣的難受的事情，莎菲都受過了。”

末後，每人都爭執了一會，而終於答應了莎菲
的要求。兩個看護扶了她，很困難的下了樓梯，經過
了一個小小的花園，向那有着病房的那洋房走去。

十六

這時，莎菲仍懷着‘最好不是她’的神情，被兩
個看護送到和那個女人隔壁的一張病牀上坐下。
她又仔細的望了一眼，她想：啊，她，這個女人，不
是文鵬又是誰個呢？她皺着眉，咬緊了牙關，惡狠
狠的向那女人擲了一眼。她說：

“文鵬，你認識我是誰個嗎？”

那個女人，文鵬，先是眯着眼睛，沒有目的

的疑視着，直到她聽見有人喊她的名字的時候，她才很驚奇的回轉過頭來。立刻，她的眼睛越睜越大了，臉色變白了，呼吸急促了……末後，她才疑問似的說道：

“莫非是莎菲姊姊吧？”

莎菲氣憤的答：“我正是莎菲！”

“啊，我醒來，我很是奇怪我會睡在醫院裏，誰救我的呢？想來莎菲姊姊定能知道了，請你告訴我！”

“救你的就是我！”接着她便略略的說了在緣水村的街頭上遇見她的情形。

“那就非常的謝謝你了！”

“不必！”

“唉，救我也是沒用了……”文鵠自語般的說
“心口痛疼，精神恍惚，想來已不能久住人世了……”

看了文鵠的可憐的情形，而善於感動的莎菲，也漸漸的由氣憤而溫和下來了。她想：自己離開了

K省城以後，文鵲理應是幸福的了，她怎麼單身獨自的到了綠水村，又怎麼會悲傷到這個樣子呢？於是她問：

“文鵲，難道你有着傷心的事嗎？”

“我正預備告訴你，告訴你這件不幸的事情。”

“好，你說，你說吧！”

“現在，莎菲姊姊仍記得歐陽萍若麼？”

“他嗎？我怎麼不記得呢？”

“他……他……”她悲傷得不能往下再說了。

她舉起手來，蒙着她自己的臉。

莎菲想道：難道文鵲也同樣的受了歐陽萍若拋棄了嗎？可能的！實，世界上的男子那裏會有着真愛的呢？她不由得替文鵲可憐起來了。同時，她又快活得非凡，她想：“文鵲也有今日！所謂，天理循環，實非虛語了”這時，文鵲停止了痛哭，放下手來，繼續說道：

“他，可憐的歐陽萍若，是被你害了！”

“唔？這話怎麼說？”莎菲是非常緊張的問，“還

說我害了他?”

“是的，你害了他了，並且你還害了我！”文鵲答道：“請你靜靜的聽吧，莎菲姊姊，我將詳細的告訴你，關於你走後的一切的情形。”

莎菲表示了願意，於是文鵲開始說了。

※ ※ ※

“人們對於我的‘對於任何人都沒有什麼拘束，只要她和某個人會了一次面，以後無論如何這某人會被她弄成好像久已認識的熟人一般。但是，她的心裏是沒有什麼壞的念頭……’批評，是非常正確的。所以說，我之對於歐陽萍若，也是如此。我並沒有愛他。同時，我也可以承認歐陽萍若也沒有愛我。

“事情之有今日，當然是怪你，但歐陽萍若和我，也不能辭其咎的。爲什麼呢？如果你能夠將‘愛’更進一步去認識，如果歐陽萍若能夠將你因了我而不安的事情告訴我，如果你在臨走的頭一天我不向你說那些氣憤的話，怎麼會鬧到這般田地呢？

“但是，我並不是想將自己的‘不是’完全推掉，而加到別人的身上去。實在的，這件事不但沒有我的關係，而且還被你害了。因為，你和歐陽萍若的醞釀，我是一點兒也不知道的，所以在那天晚上，受了你的侮辱，我怎麼能不動氣呢？何況我是一個善於動氣的人。

“實在是萬萬料不到的，你竟認為‘事情已萬分的嚴重’的留條出走了。在你走後，我才知道這件事情的底細——是麗君姊姊告訴我的，於是令我深深的感到不安。因為你的家庭的破壞，實在是由於你的疑心，但也可以說，即是不是我，也是我在裏面作祟的。

“自從你走後，大家每天只有傷心，尤其是麗君姊姊和歐陽萍若先生。‘以淚洗面’的一句話，實在是淋漓盡緻的描寫了當時的景況。

“你沒有親戚，沒有朋友，而且是沒有家庭了，那末，莎菲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大家都是這樣互相的問着。由歐陽萍若考察的結果，他決定你已蹈海

自殺了。但麗君姊姊却不以為然，她覺得，莎菲如果是自殺，一定是不會說‘活着，活着，活着忍受人間的一切痛苦’的話，因為莎菲是一個爽直的人；而且，不會帶她自己所要穿的衣服，和三百四十元的現洋。於是，歐陽萍若也只好半信半疑的相信了。但是，登報，遣人，種種的尋人的方法都做到了，却總不見你回來，也聽不到你的消息。

“這樣的情形，整整的繼續了有一個多月的光景。歐陽萍若實在忍耐不住了，他拋棄他的事業——這樣一個有為的青年，無論誰都要說一句可惜吧！——自己出來尋找你。他離別我們的時候說：‘無論莎菲是愛我或不愛我，我總得叫她明白我的心！因為要明白我的心，我是不能不親自出去找她了。此去我也知道很難有結果，但我的志已堅，心已決；只要我有一口氣，我總得尋她一天。料來的希望是等於零了，但我得隨時報告我的消息。’真的，去後曾有信告訴我們，說他曾到T省，S埠，以及羅家鎮的你的家裏。而你的家裏却說：‘莎菲已在十

九歲的那一年因時災而死了！此後，整整的有一年多沒有得着歐陽萍若的消息。

“那時的我呢？因為什麼都使我感到不滿。什麼都使我傷心，我消極起來了。我離開了麗君，回到自己的鄉村，陪伴着被我拋棄數年的丁零孤苦的我的母親。

“在今年的六月，突然的，在K省城的你的同事俞小姐，寄來一封很厚的信給我。原來信裏還附着歐陽萍若寄給麗君的一封信：

歐陽萍若的信是簡單，他說他現在在A縣城，並且病了，關於莎菲的消息呢，仍然是毫無影蹤！而俞小姐給我的信是怎樣說的？啊，我的天！……

“本來，我已經是很驚奇的了，為什麼俞小姐要將尚未拆看的歐陽萍若給麗君的信寄來給我呢？我想，難道麗君姊姊已不在K省城了嗎？唉，我的天啦！麗君姊姊不但不在K省，而且已經是不在人世了！但是，她的死是非常的光榮！她是刺殺了×××軍閥以後，受護兵的亂槍射死的。對於她，

我們將怎樣的感到自己的慚愧呢？

“當時，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歐陽萍若，告訴我所知道的一切的事情。他曾回信給我，說他非常的羨慕麗君，但是因為他必須要尋你，他是不能夠不將他的偉大的事業拋棄了。他並告知我說，他的病已經日漸沉重了。我又寫信去安慰他，他也回了我，並且，接連着我們還通了很多次的信。

“莎菲，老實的向你說吧，到這時候，我是真的愛上了歐陽萍若了。因為他的真情，是深深的感動了我。我覺得，世界上有着‘真愛’的男子，除了歐陽萍若以外，是可以說沒有第二個人了。在他的信中的‘我摯愛的莎菲’‘我只覺得莎菲值得我愛的話，不但不能使我感到‘嫉妬’和‘苦惱’，却反來使我更愛他了。所以的寫信去要求他，容許我到他那裏去照應他，但他却拒絕了我，他說：‘承你愛我，而我却不愛你，我只有愛莎菲！’我再寫信去求他，對他說：‘你不愛我，但你却不能阻止我不愛你。請你允許我吧，允許我到你處來照應你。’他終於答應

了。”

文鵬說到這裏便停了一會。她覺得非常的吃力。是的，昨夜的睡眠並不使她恢復健康，她的心，已整個的碎了。現在，說了很多的話精神益覺不支，於是，她閉上了她的正在流着淚的眼。而莎菲呢，這時，她覺得又悔恨又歡喜，悔恨的是悔恨自己太鹵莽，歡喜的是歡喜今天曾得到愛她的歐陽萍若的下落。她心裏想：“我應當照歐陽萍若去！我應當安慰歐陽萍若去！我能決定，歐陽萍若看到了我，他的病一定是會好的！因為他仍然是愛我，仍然是愛拋棄他數年來的莎菲！”繼而一想：“但是，文鵬說的‘事情之有今日，當然是怪你。’而且我還被害了’的這些話，又怎麼講呢，所以，他很溫和的問着文鵬說：

“以後呢？”

文鵬沒有理她。不，她是想對她說的。但因為這時候，她的舌頭已經發硬了，沒有那樣的能力去說她自己所需要說的事情。她只有急促的呵吸着，

有時也費力的睜開她已閉着的眼睛。

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寂靜如死的病房裏，是微微的能夠聽到將死的人的掙扎的呼吸。

黯淡的燈光，照在文鵬的臉上。她的瞳孔，她的嘴唇，她的手指，已經是灰白了。她的呼吸更加急促了起來。

經過很久的沉默，她又微微的睜開了她的已經失了光彩的眼睛，很輕的繼續的向着莎菲說道：

“在我……我……到……到了A縣城的時……時候，啊……歐陽萍若已……經……死去了，現在我……我正從……那裏回來，想不到……啊……想不到經過這裏的時候，竟……竟……竟會遇……”

說到這裏，她突然的停止了。她的臉上顯出非常的異樣。她是萬萬不能夠再繼續的說下去了。她的呼吸是逐漸的微弱了下去。

莎菲看見了這樣的情形，便忍不住的嚶咷了起來，接着便昏迷的倒在病牀上了。



1931, 10, 10 出版

1932, 9, 10 再版

1501—3000 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五角五分

上海文藝書局印行

四馬路中市五四九號

6

